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鱗

# 田間詩學卷十一

桐城錢澄之撰

頌 朱子云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 孔云商頌雖亦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若魯頌咏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一按頌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為祭祀作而皆以絃歌告於廟故同為頌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詩效魯耳

周頌譜畧

譜云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

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氏云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

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序曰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

祀文王焉

鄭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

明堂於王城又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按

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樂記曰武王克殷祀於明堂

而民知孝則武王時已有之矣又通典云黄帝拜祀

上帝於明堂則明堂為祭祀之所上古已然周公營

洛邑始立明堂當自是洛邑之明堂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禮昉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周公之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所云嚴父葢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　徐孚遠云明堂至六國時泰山下猶有之葢天子巡狩以朝方岳之所非爲祭祀而設洛邑明堂則以宗祀文王故又名清廟　清廟我將同爲宗祀文王之詩以小序及蔡邕獨斷之說攷之我將是季秋大饗帝時所用清廟乃洛邑初成特奉文王以配帝之樂歌即雒誥所謂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者是也　仲尼燕居曰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以開國之諸侯得與於配帝之祭肅雍顯相之贊猶之聲詩其子孫榮莫大焉故於盛禮用之也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以此禮實作於周公故追思而報之以重祭所以康周公非以賜魯也

季氏云自此至維清似宜合爲一篇

愚按維清之詩序謂奏象舞也凡禮之言歌清廟者未嘗與管象相離而章分為三者以登降時所奏各有節序如漢魏樂府一篇之中分數解耳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朱註賦也毛傳缺　穆深遠也清清靜也　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　呂氏云士虞禮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　駿大而疾也走說文云趨也劉熙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　不通作丕承尊奉也射厭也　孔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駿奔走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

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凡在廟中常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

每祭常歌之也

愚按顯相指助祭之諸侯多士指廟中執事之臣子秉持也凡在廟中者皆有一文王之德持諸心而不散也肅雝者心思寅會瞻對匪遂見文王之在天焉濟濟者精神踴躍趨蹌恐後如文王之在廟焉兩在字皆指文王在人心而言　不顯不承承上二句對越即其顯也駿奔走即其承也無射者謂文王之德在助祭之人心能使其精神揚厲志氣虔肅終廟中之事無有厭斁所謂秉文之德此也　周公合萬國之人心以成宗祀配帝之禮非如後世凡為人子有天下者即尊崇其父以配天而為孝也此詩蓋紀廟中一時助祭之人心而文王之德自見初祭清廟時未有是詩自周公作詩後遂用之為清廟樂歌耳

清廟一章八句

郝氏云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有辭而無韻不貴聲也懸一鍾尚拊膈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此之謂也鄭云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歎之耳孔云樂歌文王之德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廣孔少唱寡和程大昌云朱絃聲濁疏越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貴其遲濁者正與玄酒太羹薦味而棄味者同意故曰有遺音有遺味也詩傳謂周頌多不叶韻按古今韻叶不同凡一字展轉註擇而後可叶此必古韻原有叶而今亡之不可攷耳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是文武兼祭

愚按此言秉文之德未嘗兼武而言其非竝祭可知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蘇氏云文王未終而歿成王周公繼

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郝氏云頌告成功者也不言成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鋪張非太平也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天無言而萬物生聖人無為而萬民化此以為太平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純通作全禮記按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也　嚴氏云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比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舉而竝言之有不容擬議者

左傳引此詩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朱子云何之為假音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　輔廣云前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　左國棟曰駿速也篤棐進也二字相應欲速順文王須加棐進也

愚按後四句皆嗣王自矢之辭溢者益也益過其量之謂溢收受也謂能受而不溢也惠順也駿敏速也篤加厚也言庶幾文王昭格而有以大益我乎我其收之謂能凝承之也收之奈何惟當敏速以順文王之德以及我子孫益世篤其德而後可言曾孫則不僅望嗣王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毛氏引孟仲子之言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夫所謂天命之無極即此詩所云假以溢我也其所謂美周之禮者則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之禮也鄭氏云此之謂配帝之樂歌乎

維清 序曰奏象舞也 象舞一名象武禮仲尼燕居篇曰下管象武是也 嚴氏云古樂歌者在上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匏竹在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益稷篇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 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也又見舞韶樂者舜樂也象有箾韶亦有箾凡以竿擊人曰箾即所謂干舞也執籥以舞謂之籥舞舞象箾而歌維清蓋以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凡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箾之舞為武舞矣 郝氏云樂有歌有舞歌以為聲舞以為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有戰伐之功則舞以

象之如文王戡黎伐崇遏密大雅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象以舞而此其歌也　蘇氏謂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朱註賦也毛傳缺　清清明也緝續熙明也　鄭氏云文王之典造周之法也治岐之政二南之化皆是也　何氏云清即清廟也文王之典猶云文王之故事也此蓋據象舞而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故次第象之為舞而奏於清廟之中今廟中聲容接續而昭明者皆文王之典故也　孔云禋祭天之名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鄭云文王始祭天而枝伐也挫枝伐謂伐其枝以弱其勢即伐崇之類皇矣篇於伐崇曰是類是禡類即祭天也　迄用有成謂至今日周能成此王業也

愚按緝熙言文王之德謂其光明始終如一也其曰文王典者蓋以其生平事功寫之於樂者是也功德極盛宜王而不王故季札曰美哉猶有憾也嗚呼札之所以為憾正文王之所以為緝熙乎 禎者吉之先見者也蓋自文王得以專征祭天其後王業以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始於此豈非周之禎乎大雅稱后稷肇祀而以配天此稱文王肇禋而以配上帝皆追功始也

## 維清一章五句

朱子以為亦祭文王之詩而謂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且疑有缺文

愚按詩於前二章皆稱文王之德而此章稱文王之典典所以載事功者也孔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前二章之為歌則此章之為舞可知矣

烈文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歐陽子以為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詞　按成王七年周公留洛王始親攬大政諸侯來朝王率之以祭於祖考此祭而獻諸侯之詩此諸侯猶多盟津之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故先稱美之乃告戒之　考本紀註徐廣云武王克商二年而崩皇甫謐云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正如謐言武王克殷纔六年耳烈文作於成王即政之初年則孟津諸侯固多存者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朱註賦也毛傳欽烈光也　曾傳燦曰烈武功也文文德也二字稱辟公之功德　祉爾雅疏云繁多之福也朱子以祉福即祭畢受福也惠我指諸侯助祭告成而使我受福無疆至於子孫猶能保有之也

朱註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

大之也

毛云競彊也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無競惟人者言宣力四方皆得其人莫與之爭彊也　訓通作馴即順也不通作丕

大也刑法也

愚按錫字上下通用如納錫大圭錫馬蕃庶之類皆自下錫上錫玆祉福言我祭而受福皆助祭者有以錫之是辟公之惠我也以及我子孫世世保之所謂惠我無疆也　孟津諸侯皆與前王共定天下者非

戎功乎上文言辟公之惠保我子孫此則因我子孫而屬望辟公之子孫皆能保保其邦也無封無靡所以保也王指前王謂前王崇爾之戎功俾爾有邦念茲戎功其致此者甚艱爾子孫繼序者宜恢張前烈以益皇之則不徒保之而已蓋深致祝願之辭　無競四句是一串語謂今之辟公皆前王共事之人也前王惟能得人故旡與之競四方其訓皆人為之也辟公所以歸心前王者以有前王之德也前王聿修厥德不期顯而顯百辟其刑皆德致之也今日廟中助祭者誰非其人而被之聲容孰非其德耶凡在廟者皆愀然如見前王焉雖百世其能忘之乎不忘前王我子孫與辟公繼序所宜共勉之也

## 烈文一章十三句

朱註謂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作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陸圻云二韻通用但此篇皆於單句用韻而雙句不用韻亦變體也

愚按歐陽公分作二章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以前八句為君勑其臣之辭後六句為臣戒其君之辭夫頌所以絃歌於廟中者也其體莊而直若以為君臣交相勑戒之詩不知使一人併歌之乎則詞義難分抑分兩人遞歌之乎何氏謂與載見篇同為一時之作彼為廟中贊勞之語此則諸侯事畢將行當陛辭之時因而交相勑戒若然則當入大雅不為頌矣即大雅有贈答之詩亦各自成篇若共為一篇者除江漢之外不再見也吾以此為勞勉助祭之詩然稱誦祖德居多故為廟中之樂歌

天作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　郝氏云以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時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於太王文王廟耳　朱子但謂祀太王之詩而不

兼文王亦疑其不應遺王季也　鄒氏云序增入詩中所無之先公註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均之恭矣此祀岐山之樂歌也天子為百神主岐山王氣攸鍾豈容無祭祭豈容無樂章不言及王季者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朱註賦也毛傳鈌　高山謂岐山也　張叔翹云周家王業實始於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　荒治也治荒曰荒猶治亂曰亂也　彼作字訓起言太王始起而居此地也　嚴氏云遷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謂是非人力所為故言天作之也　陸元輔云徂一作岨後漢朱輔上疏引此詩云彼岨

者岐有夷之行　朱註徂險僻之意夷平也行路也言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　嚴氏云凡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保守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愚按作剏也言太王剏業於岐文王嗣興有惠鮮懷保之政以康而安之使其民有固志也　徂往也言為四方所趨附而歸往使岐山遂成坦途也　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此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是以彼徂矣為一句岐有夷之行為一句　如尹文之說所謂文王康之也惟康之故民歸之者日衆而岐有夷之行也

天作一章七句　舊註徂矣為句朱子以徂作阻連岐字為句據朱輔疏當從朱據說苑當從舊　陸圻云行與荒康為韻末句獨收無韻今樂府煞語尾聲多有不用前韻者亦此例

昊天有成命　序曰郊祀天地也古者冬至合祀天地於郊此詩頌昊天而不及地如人稱父而不及母統於尊也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成王云者猶大雅下武云成王之孚書酒誥云成王畏相皆成就之義非成王誦也　朱子據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為祀成王之詩　鄒氏云竹書紀康王三年告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是已　郝氏云郊廟之歌周公所定一代憲章後王詩焉得列天作我將之間周頌三十一篇無康王以後詩泥文王解引國語為徵按國語解成字之義無以辨其必為成王誦也其云德讓信寬固和皆所以基命成其為王者也若皆為美王誦則二后不過應受而成王功德遠過祖考豈詩人立言之意周家基命由二后蘇子瞻謂成王非基命之主是矣又據商頌祀武丁謂周頌亦當有康王以後之詩夫商

頌古樂僅存無容再刪周公所定內外百祀之樂夫子刪存止三十一篇焉得更有後人制作雜其中即有之亦當附小毖載芟之後不宜攙入祖考廟樂之前若然則頌亦錯亂矣豈但序不足信乎又據周禮圜丘方澤謂天地不當合祀夫周禮非周公之書承訛久矣凡廟祀考妣合食王者父天母地母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陰不得離陽妻不得違夫此理甚明今拘周禮謂天地當分祀則自不肯以此詩為郊祀天地之詩矣或曰周郊配稷詩不及稷何也獻祖之樂當與祀天異思文所以獻稷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二后文武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　鄭云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

后稷之生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之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也 夙夜謂早興夜寐不敢懈倦基者積累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命即有成命之命 密新書作謐說文云無聲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緝熙謂繼續光明也文武相繼其光益顯書顧命篇謂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是也 單通作殫盡也謂二后之德業既已充被宇内而於民物遠邇之際猶無所不盡其心也 靖安也承二后之功德至今日猶共享安静之福指成王祭時而言

愚按宥者舉天下皆在其覆冒之中密者不示人以功德所謂隂行善也此頌文王緝熙頌武王能繼文也成王指武上章文王康之

此言武王不敢以為康也

#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朱子疑為祀成王之詩又云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

康王

詩

愚按班固云成康殁而頌聲寢葢頌所以行禮而作樂自周公制作之後禮樂明備後王遵用舊文故雖有成康之賢殁而不更作樂章也竹書紀康王三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章亦更定之耳未聞作也揚雄謂康王之時頌夸作於下此不過以下媚上稱功誦德之辭故曰夸作周德其衰矣名為夸作聖人豈復存而不删乎或據執競篇不顯成康為指成王誦康王釗若然則名南何彼穠矣篇所稱平王之孫定是東遷之平王耶

我將 序曰祀文王于明堂也 朱註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陳祥道云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尊尊親親

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朱註凡言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天其五為祭五帝易則但云享上帝未嘗分別如聖人亨以享上帝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是總說帝也　孔云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也按月令季秋大享帝蓋以兼昊天上帝與五帝而祭之故曰大享　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謂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

愚按上帝兼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稱雖兼祀五帝而以昊天上帝為主故篇中但言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將奉也　享獻也　季氏云羊實柴之羊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云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柴也享者獻牛以共祀也　朱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饗之右所以尊之也　黄佐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為左而西為右則饗在左而神在右矣

左傳云有儀可象謂之儀蓋聲名文物之類若儀禮所載是也式法也紀綱制度之類若周禮所載是也刑亦訓法但儀式二字實刑字作虛用耳文王之典所謂布在方策者是也　朱子謂嘏錫福也享本訓獻神歆其獻亦曰享　前四句冀望於天曰維天其右之庶幾之辭天道難知故不敢必也後四句冀望

於文王曰既右享之既者必然之辭葢以法文王而靖四方必之也

我其夙夜爲祭後言之也　呂氏云于天維庶其享之于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曰靖四方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輔氏曰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葢至而安靖四方者葢久此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愚按此言天之所享不惟備物惟能法文王乃可以享天文王之典具在所以靖四方者是也我能儀式刑之使四方日靖文王精神所在即天心所在也法文王而天錫之嘏猶嘏文王也如是則文王在天之靈其佐帝以享祀也必矣　天之威即從右享中見謂天人相去甚邇能享我即能棄我敢不畏其威而能常保其

右享乎

我將一章十句 季氏謂此朝諸侯於方岳時事唐虞巡狩以燔柴祭天即此禮也配文王以嚴父則周公為之故宗祀明堂非季秋大享之謂也

愚按明堂本天子巡狩以朝方岳之所季氏所據者是也周公營洛邑立明堂以宗祀文王此周制也清廟之歌為祭文王而作此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詩也安得謂非季秋大享乎

時邁 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 朱註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據國語又以為周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 郝氏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徧歷四方會諸侯于方岳之下燔柴升煙以告天山川遠者望而祭之周公成文武作禮樂此為巡狩祭告之歌戢干戈橐弓矢皆武王事序不及武王者後王巡狩祭告

通用之故名肆夏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夏之為言大也蓋歌之大者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賔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去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皆以鍾鄭司農謂九夏諸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興　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故不敢拜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杜預韋昭皆謂肆夏一名樊樊即繁也韶夏一名遏韶夏即昭夏也納夏一名渠按樊遏二字杜韋分為二呂合為一未詳孰是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朱註賦也毛傳䟽　邁行也謂巡狩也　按武王革命之始凱歌方終天下初定遂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以此時而往巡狩所謂應天時行非周十二年巡狩之常制也　攷武王在位凡五年朱註引十二年一巡狩者為周家一代之典此詩雖為武王巡狩而作而後王巡狩皆用之為樂歌也　朱註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右尊也序次也　李氏云實右序有周猶云歴數在爾躬也蓋天命所在次序

及之之意　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于此行黜陟之典所謂震之也　震動也疊懼也或通作慴　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巡狩所至神皆祭焉　河水之大者喬嶽山之高者皆望而祭之　胡氏云望祭各設于巡狩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于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

明昭有周承上右序而言謂其右序有周業已明白昭著上文人神受職即其事也武成篇所云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是也　式發語聲序者次第其功罪蓋用慶讓黜陟之典以殿最在位之諸侯也戢藏干戈以下偃武修文之事所以式序在位其注意全在此方文云先儒謂此詩即肆夏以其有肆於時夏之

語而命之也愚以為必先有詩而後命以夏寧有詩未終而詩中即云陳於此以為夏乎

愚按上文昊天其子之猶不敢信天果子之也至此始見天實有右序之意蓋于薄言震之四句見之允信也乃天果子之而王信為天下君也　河無汎濫岳無騫崩便是懷柔處河岳感格百神可知　諸侯服之鬼神享之皆本於天之右序而然信哉王為天下之君而天子之也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以位言則為王　商政昏亂周一反商政與之更新故曰明昭商之世在位賢否皆倒置失序今一一式序之武成所云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是也周之明昭莫大於此　肆陳也猶言鋪張也時是也夏樂名也懿德武王偃武修文之德也我求自作樂者言也求其文德以陳於是樂所謂夏也蓋致治以武功而保治必以文德允王保之信王能保有長治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黄櫄曰武王廵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執競 序曰祀武王也 朱註此昭王以後之詩 鄱氏云朱子謂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鋪張文義不類蘇氏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也若謂作于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古所謂遏即韶夏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遏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其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

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耳　何氏以此詩本為祭成
康作偭以武王發端原我周有天下之所自始也
愚按一詩以二王竝稱將二王共祭一廟乎抑以此
詩歌于此廟又歌于彼廟乎朱註斷以成康為王誦
王釗之謚則下武篇成王之孚註又何以云能成王
者之信于天下也彼成字既虛此成字安見定以為
謚成既非謚康亦非謚明矣詩書凡言武
成康寧多頌武王此為祀武王之詩無疑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朱註賦也毛傳鈌　執競以德言所謂自彊不息也
無競以功言所謂天下莫强也惟有是德故有是功

不顯顯
也康安也
奄說文云覆也四方無不在覆蓋之中故曰奄有
斤通作昕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周之方興如明初
出地之象與上
文不顯相應
鄭氏謂金奏之樂先考鐘次擊鼓鼓與鐘相間為節
所先聞者鐘聲也喤漢書作鍠鍠鍠鐘聲也筦笙之筦
也鐘先作而磬與笙自後從之荀卿所云從以笙磬
也按鐘磬者應鐘之磬鐘笙者應鐘之笙　朱註喤
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漢書
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是也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　簡通作柬說文云
分別之也謂于多福之中更柬其厚者而施之威儀
反反與賓之初筵解同祭太數則易黷每行禮之時
必周詳反顧式禮莫愆也既醉既飽謂神享之也反

猶言報也福祿來反者所以報威儀之反反也穰穰以報享祀之盛簡簡以報威儀之謹所以勉主祭者之辭

愚按天作篇曰文王康之功之大者貴乎安也昊天有成命篇曰成王不敢康謂二后既成王業尚不敢自以為康此篇既成且康蓋誦其功烈之極盛也故曰上帝是皇皇大也謂上帝大其功也

## 執競一章十四句

愚按先儒謂此昭王世之詩周公當成王時制禮作樂已極明備不應祀武王之歌至昭王而後有也朱子直以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鄒氏謂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廟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夫豐岐之廟不過因其發跡之地而立之廟猶原廟耳如

鄒說則周之七廟當建於何地耶此為祀武王無疑

思文　序曰后稷配天也　孔云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作也　史記云王者天太祖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禮有二而皆配以后稷家語定公問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　按此為迎長至之郊于篇中貽我來牟知之冬至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蓋據冬至郊祀時所見之物言之　周禮謂此詩為納夏亦名渠

愚按帝命二句祝望三時不害普天之下各得其養無有疆界之殊則以為祈穀之郊亦可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註賦也毛傳缺　嚴氏云后稷人臣周人推以配天疑于追崇之過此詩發明之　思文鄭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也　立當作粒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烝民乃粒　極屋脊言其極而無以復加所謂德之至也　周語芮良夫曰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故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說文云來者周所受之瑞麥一來二縫牟通作麰廣雅以麰為大麥來為小麥　羅氏云夏之時舊穀已絕新穀未登民於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以為重春秋于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以見聖人于五穀尤重麥與禾也　率育徧養也下句無此疆爾界正其徧

處　錢葉云無此疆爾界固有統一天下之勢帝于后稷時已有成命矣

愚按來牟之始本由天生洪荒以後雜于豐草自后稷辨其種以授之民教以樹藝至今人傳習之故謂之貽我耳　常倫常也民食足而禮義生惟稷承帝命以率育故契得以施其倫常之教此之為文德故追稱以思文孟子稱后稷教民稼穡即繼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明人倫之教因率育而始興也後人祇知稷為有率育之功而豈知其開倫常之始哉夏先儒謂即納夏也陳常謂鋪張此德於是樂也

# 思文一章八句

呂叔玉謂此詩即國語金奏之三所稱渠者鄭氏曰渠者大也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　孔云后稷配南郊與文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言后稷德可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愚按朱註引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然則凡九夏之詩豈篇中必有夏字以自名乎執競篇即韶夏何以獨不名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　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　朱註此戒農官之詩　鄒氏云夫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也此為耕籍之詩詩中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明矣　按月令祀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

名為勞酒又國語言耕籍之禮先十有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據此始有祼鬯終有陳饗之文即受釐之禮篇中所謂王釐也　樂記言武王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其武王之詩與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嗟嗟勑之也工官也臣工通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而言敬爾在公言能恪共公事即從王耕籍之禮也　釐說文云受福也　鄭元錫云王釐爾成言王受釐爾賚成之則敬之效也

咨謀也茹猶納也勑其來而與之謀又勑其聽納之也

鄭氏云保介車右也　孔云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耜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故月令云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也　毛云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田未能與久墾之田比也　嚴氏云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王於皇來牟據耕籍時所見而言按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備四時之氣謂之首種此云將受者見麥苗之盛卜其有收而亦未遽受也將受厥明謂受上帝之明賜也　上帝本祈穀上帝而言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明昭謂上帝能鑒我民之勤于農事也帝之賜

不獨來年而已至于西成之時皆用此豐年以賜我我衆人宜勉力以承帝賜如下文所云是也　命我衆人使保介轉命之也　庤具也錢銚也鎛鎒也說文云庤儲置屋下也　銚即今之鍬一謂之鍤可以起土蓋耜類耳鎒亦作耨世本云垂作耨韋昭云鋤也　莊子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于是乎始修是也　錢耕時所用鎛耘時所用　奄觀者徧觀之也銍穫禾短鐮也艾通作刈銍艾用銍以刈禾也

允子康云奄忽也當知錢鎛之用以迄銍艾之收特奄忽之間耳

愚按朱子謂保介為農官之副古有農正農師農師即農正之副也觀後世保甲之法或古亦有此名大田之詩曰攸介攸止介者助也此即指助耕之庶人而保其為之長者然則保即農正而介即農師也保介之御所以載農器有御必有參故曰措于其間維暮之春二句反語也如何新畬問詞也言時不可

失至暮春則過時矣爾農又將何所求乎　下句即承以明昭上帝上句截一明字即指上帝耳周泰之文多有此句法　痔乃錢鎛勉其及時趨事奄觀銍艾則于秋省斂時徧觀銍穫之多寡以驗錢鎛之勤惰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之所歌也鄭氏斷以為耕籍之詩

愚按月令助耕原有諸侯或即畿內之諸侯此助耕諸侯臨返王為此詩以勅勉之

噫嘻　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家語云周之始郊也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所謂始郊者指建寅之郊而言日不取至日而定用上辛此以知冬至之郊不用卜也春秋言卜郊者皆祈穀之郊蓋在建寅之月仍以辛日為主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要不出建寅

一月若三卜不從則孟獻子所云既耕之後亦可無用郊為矣　按仲夏大雩帝盛樂以祈穀實此詩言播穀則土膏始動之時其為孟春之祈穀明矣序兼夏而言或傳說之誤不則夏字衍也　又家語孔子對哀公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何氏謂此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之詩禰廟成王廟也詩頌成王疑康王世所作

愚按周之王業自武王始成故書之酒誥大雅之下武皆以武王為成王凡詩稱成王者大抵皆武王也蓋一時臣子尊稱之號而王誦以為諡頌在先諡在後即如雝篇有云文武維后朱註亦以為美文王之德而武王固自諡武也此為成王祈穀之詩若云灼龜禰宮則當于武王之廟矣　宋王旦封祀壇序所稱烈祖太祖也神宗太宗也呂氏亦言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為諡不復以稱太宗矣以成王稱武王

王誦後日固得以為謚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朱註賦也毛傳欽 言卜郊之日于先王先王昭然感格知為爾農事而賜以吉卜祈穀上帝且有日矣率是農夫以下勑勉農官之辭也 鄭云駿疾也發伐也以耜啓土曰發 毛云私民田也不及公田為民祈也 孔云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言三十里舉成數耳 朱註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

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蘇氏云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按上二句各言之人人駿發其私田竟三十里之内無一畝不然說文所謂一耒之伐也下二句對言之一人各有一耦以舉耕耔之事盡萬夫皆然考工所謂二耜之耦也

噫嘻一章八句　朱註謂戒農官之辭

愚按此篇絕不見為祭祀之樂歌而列于頌則家語所謂作龜于禰宮何氏謂卜之得吉因以戒農官之詩亦似足據但非康王世詩耳

振鷺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武王克商即武庚而立之求禹之後

得東樓公封于杞武王崩武庚叛成王誅武庚黜殷立商王之元子微子啓為殷後與夏之後杞皆客焉杞宋以外別有三恪樂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所謂三恪也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蓋薊祝待陳而備非杞宋待陳而備也

何氏謂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此為微子來助祭先習射于澤宮作也禮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西雝者天子之辟雝正澤宮也

愚按射以擇士中者得與祭此為與祭之士言也諸侯助祭者當不在此例若不中遂不得助祭乎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興也朱註賦也　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鷺好潔而白齊魯之間謂之舂鉏　陸氏云鷺步于
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鉏　雝當作廱即澤宮也朱
子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雍　李氏云我客云者不
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　何氏云
我客微子也尊之曰客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左傳
宋樂大心曰我于周為客則此客之為微子明矣
戾止猶言至止也　容自禮物言之如車旂服御之
類從其先代之色
如鷺之潔白也
彼此主客相對之辭惡猶怨
也斁解也謂恩禮衰替也
愚按譽謂主客各盡其道觀者爭以為美談也彼謂
客此謂主在彼不以本朝之革命而懷怨憤在此不
以勝國之遺裔而生傲慢主客一德誰不嘆譽惟自
今以往庶幾夙夜勿懈而後可以始終保全此譽耳

成王告微子曰與國休戚永世無窮又曰以蕃王室毗予一人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振鷺一章八句 序及朱註皆以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于太叔曰夏肄是屏雖以其後世即東夷故然周之尊杞不及其尊宋明矣

愚按周代商有天下諸侯助祭于太廟周之人不以夏商為重而重商之孫子之侯服者明矣且以振鷺起興又足見殷尚之色其非兼杞可知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 鄭云報者謂嘗也烝也 郝氏云萬物至秋冬而成且終矣故祭以報之秋則享帝于明堂冬則祭八蜡通用此詩故槩言報 何氏謂豐年孟冬祭八蜡是為豳

頌也　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非特八神而所重者八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鄭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蓋先嗇始為稼穡司嗇益修明其政者農則傳是業以授之我者也畯井間田也郵表謂畫疆分理以是為准者也禽獸則貓虎也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能除害吾稼者也曰坊謂昔為隄防之人以禦水患者曰水庸謂昔為畎澮溝洫以備旱災者昔人為之而勞今我處之而逸不得不報也故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　按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則蜡祭

惟豐年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

此詩特以年豐降福固知是報賽八蜡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朱註賦也毛傳鈌　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按旱不宜稌澇不宜黍黍多稌則旱澇不作所以為豐年　毛云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博雅云秭積也韓詩云陳穀曰秭蓋高廩之中本有舊積而今以新歲之收與之相及所謂陳陳相因也　季氏云周禮三酒以待賓客酒是也五齊以供祭祀醴是也　嚴氏云百物皆所以行禮而行禮以酒為主　周人以姜嫄為妣后稷為祖周禮享先妣在先祖之上斯干詩曰似續妣祖是也蜡臘之

祭據月令惟及先祖不及姜嫄此稱祖妣當是祖之妣不指姜嫄也　洽通作合皆偏也　福即指豐登而言隨事賴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故曰徧　以洽百禮非特祭祀養老享賓皆在其中

愚按烝即冬烝也百禮即蜡祭索饗百神之禮烝祭之後再舉蜡祭故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古以豐年始祭蜡烝嘗之禮不問豐凶然蜡必在烝後今舉烝之後又復舉蜡是以徵其為豐年也　畀獻也畀之為獻猶錫之為貢古字上下通用

豐年一章七句　序謂秋冬報也蔡邕獨斷亦云烝嘗秋冬之所歌也劉安成以為薦新宗廟之詩

愚按烝嘗與薦新宗廟之禮時享月祀不必其豐年也設使當大祲之歲行享祀之禮告神祭歌亦

可舉豊年為辭乎朱子初亦以為穀始登而薦于宗廟之詩其後改本乃謂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有瞽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何氏云成王大祫也序曰合乎祖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耳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合祖者祫祭之謂其禮有二曰時祫曰大祫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四時之祭惟春初不祫夏禘秋嘗冬烝皆祫此時祫也 按楚茨祫嘗之詩也有祝祭于祊之語信南山祫烝之詩也有是烝是享之語此詩但渾言先祖是聽而已故疑是大祫也

愚按祫禘者夏祭也自周公升禘為大祭更名夏祭為禴易稱孚乃利用禴又曰不如西鄰之禴祭禴以樂為主故其字從龠龠者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是詩不及品物惟悉舉樂器殆所謂禴祭乎即王

制之祫禘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朱註賦也毛傳鈌　瞽說文云目但有眹也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眡瞭者相之孔子言相師之道豈非眡瞭之職與眡瞭音視了目明者也

毛云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懸也捷業如鋸齒植者為虡衡者為栒栒亦作簨又作筍　考工記有鐘虡磬虡則鐘鼓磬皆有虡也其所以縣者則在業設業設虡言設業於所設之虡耳牙業之上齒以其形卷

然得挂繩於上故毛云卷然可以縣也　朱註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應小鞞田大鼓也鄭云田通作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陳祥道云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鼓焉故曰朄以其始鼓焉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其實一也　朱註縣鼓周鼓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則旁耳還自擊　鞉導也所以導樂之作一作鼗又作鞀月令云修鞀鞞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鞞　磬頌磬笙磬也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磬堂上之樂也鼗堂下之樂也堂下之鼗播則堂上之磬作矣故眡瞭以播鼗為先而擊頌磬笙磬次之商頌云鼗鼓淵淵繼之依我磬聲是也　毛云柷木椌也圉楬也　朱註柷如漆筩以木為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

也按柷之椎連於底者即其柄也　圉通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寸櫟之以止樂者也　虞書曰合止柷敔蔡沈註云始作也則擊柷以合之及其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

郭璞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爾雅云大簫謂之言小簫謂之筊言者以其管一十四無底而善應也筊者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也　箎以笙言笙之為物列管匏中施簧管端以管為用者也　潘江云風俗通謂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制與笙制略同但管長不列於匏中耳此管謂為簫之管亦可　簫管之樂俱在堂下備舉而作之堂下之器無或遺矣上文但述樂器之名此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

喤喤厥聲以堂上之樂言謂登歌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和鳴指琴瑟言琴瑟之聲與人之聲

相應而鳴凡工歌詩必依琴瑟而詠之虞書曰琴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若不依琴瑟則爾雅所謂徒歌曰謠也　八音以土為主七音非土不和言八音而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　朱註我客二王後也獨言二王後者猶舜之作樂曰虞賓在位商之作樂曰我有嘉客以此為盛耳

愚按舜樂九成武樂六成成樂之一終也永觀厥成猶云自今以往我客來助祭觀樂于周未之有艾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朱子以為始作樂而合于祖之詩

愚按若為始合樂而作則無助祭之事我客何以來與或云序所言合于祖者謂合於樂祖祭瞽宗樂歌也篇中明有先祖是聽之語又何以為解

潛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

嘗魚先薦寢廟漳浦黄氏曰是薦鮪之終事也 賈公彦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獺祭魚此時得取矣季春薦鮪于寢廟鼈人秋獻鼈魚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潛詩季冬薦魚是一歲三時五取魚惟夏不取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 何氏謂是詩以潛有多魚為言謂天寒魚多潛藏明為月令季冬之薦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朱註賦也毛傳缺 猗通作欹歎聲也 一統志云沮水中部縣發源經同官縣北南流入耀州與漆水合流耀州即漢祋祤也以漆沮二水合流于此故通名為漆沮 漆沮既合流南入于渭禹貢所謂導渭

東過漆沮也與綿詩自土漆沮無涉彼扶風之漆沮也　曹居貞云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　毛云潛槮也朱子謂積柴水中使魚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　鱣本草謂鱣魚大者重千斤鮪亦其屬或曰即鱘也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鮛鮪　陸氏云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于漆沮闕

武王未受命故福以眉壽為先介副也繁通作蕃多也謂既獲眉壽而又副以福祉之多綏之實也 毛云右尊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姒也 烈以功稱文從夫謚

愚按後四句承克昌厥後而言惟文王有德以昌其後使我眉壽繁祉得有天下今日辟公助祭既右我烈考以天子之禮亦右我文母以母后之儀皆文王之德致之也

雝一章十六句 序謂禘太祖周之太祖后稷也周人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

之今篇中詞義無有及嚳稷之語且篇末稱文母太姒也若禘太祖何以忽及太姒且皇考烈考豈指嚳與稷耶申培因文武維后一語以為成王祀文武之詩據維誥稱武王為烈考又閔予小子及訪落二詩皆稱武王為皇考則此詩兼祀武王也

愚按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未聞子之稱可加於母之上也烈考為文王而孝子為武王之自稱較然明矣

載見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註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竹書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蓋免喪始朝廟也詩作于此時蓋專為助祭諸侯而作　鄒子靜云此篇諸侯之來本為朝來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具詩之作則重田

獵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載始也　鄭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厥章車服禮儀之制度也曰者作者所稱非諸侯自言諸侯謹慎法度即是自求其章何運亮云求者先事檢點惟恐有一物之未備所以重朝王也　陽陽言有文章也　和亦鈴也在軾者名和在衡或在鑣者皆名鑾　干寶云和鑾皆以金為鈴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鶬依說文通作瑲玉聲也鞗革以金纏搤其上

謂之金厄觸之有聲故云有鶬休美也烈光美其儀衛之赫奕也

昭考武王也　朱註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此詩及訪落篇皆以武王為昭考　鄭云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至祭時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　以者承上之詞

孔云以介者謂助祭具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也多祜以已然之福言永言保之謂長有之也多福即多祜也綏之謂安有之也純嘏純全之福也緝熙于純嘏猶言純嘏之福日新月盛無有間斷耳皆辟公所俾也　鄭元錫云永言保之思皇多祜言大福難保也曰俾緝熙于純嘏言大嘏不易用陳戒于德也古君臣上下無時而不戒于德也

愚按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及清廟雝詩可見

載見一章十四句

孔氏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于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鄭元錫謂諸侯殷見朝廟也周官以賓禮親諸侯朝宗覲遇各以其方歲至其殷見曰同五年而禘則五服羣后畢至故殷見曰載見又殷同以發政故載見曰求厥章

愚按鄭說亦似有據但大禘之禮禘其祖所自出也此詩云率見昭考未嘗一及先祖似于禘無涉

有客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

微子名啓紂同母庶兄也殷時封于微而爵為子微葢殷畿內國名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樂記所謂未及下車而投殷之後于宋投徙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言申命其初封時必已

有策命矣且武王猶封箕子于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而待成王而後封乎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朱註周于微子以客禮待之示不臣也此一節言其始至　白虎通云王者有不臣者三二王之後妻之父夷狄也　毛云殷尚白蘇氏云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鄭云亦亦武庚也武庚為殷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猶賢而見尊異故言亦賛而美之也萋且敬慎貌　朱註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孔云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

選擇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何氏謂蔞當作縷說文云白文貌帛也且乃薦帛之具詩曰邊豆有且說文云薦也敦通作琱琱琢皆治玉也爾雅疏云治其璞未成器者為琱治器加工而成之者為琢旅陳也此言微子至周所獻之禮上句言帛下句言玉　彭士望云左傳庭實旅百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旅皆言陳也禮器篇言諸侯助祭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皆有束帛加璧之禮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按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註謂初朝于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又聘禮記云既致饔旬而稍蓋于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者供其芻秣則非一旬即歸也且諸侯之朝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為期

則信信宿宿喜其久留京
邑非一宿再宿之謂也
鄭云追送也追綏是一事微子禮畢當去本不可留
王遣左右追而餞之以盡其禮非微子不告而去亦
非有去而復還之事也　朱註淫威未詳舊說
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愚按紂滅武庚誅湯祀幾斬於商可謂淫威矣今以
微子之賢復為殷後封以上公客而不臣非降之福
乎惡則降威善則降福其心至平至易無有一毫成
見在其中也凡先王之威福皆奉天以行天實為之
故其稱先王猶稱天焉此雖
美微子亦以儆其後人也

##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及朱子皆以為微子來見祖
廟之詩孔云序言見于祖廟必
是助祭知非此時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
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詞若未受命不得已

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或一時作也

愚按武庚未誅微子初封于宋于周為臣不為客迨命為殷後以王湯祀而後始用商先王之禮樂從其所尚周始以客禮待之矣此詩因微子助祭周人美其來作詩頌之歌于廟中以寵微子也

## 武

序曰奏大武也　鄭云大武周公所作樂謂之舞也　郝氏云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樂成奏于武王之廟大武有舞詳見樂記此其歌也　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謂舞奏大武則歌是詩而舞之也　何氏云聲以節舞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

愚按序于象舞大武皆言奏然象舞管奏也內則成童舞象干戈之小舞也大武當為金奏在九夏之內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后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朱註賦也毛傳鈌 鄭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李氏云無競者言武王之功不以力爭天下維以德服之執競而無競者也 詩頌武王皆稱无競維烈慮天下覩武王之烈疑其有競心也 黃佐云文王之在周也功德最盛故天作頌太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太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于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 鄭云嗣武受之謂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而興周也 遏止也劉殺也武成曰予小子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孟子曰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皆所謂遏劉也 耆

鄭云老也　爾功者克開厥后之功對上文文王言

鄭云武成篇所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所謂定爾功也

愚按曲禮六十曰耆史記載武王告叔旦曰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此武王以耆年伐殷之明據也耆定正見武王無競處

武一章七句　朱註引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毛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矣

愚按周禮言舞大武舞當作于武王之世其詩未備及周公時乃成之耳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鄭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　鄘氏云自此以下四篇皆成王守成之事詩皆裁自周公借祖考以訓嗣王故告于廟後世遂以登歌昭功德爲憲章故皆爲頌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朱註賦也毛傳缺　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左傳言寡君少遭閔凶是閔者居喪之稱　朱註嬛

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皇考武王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朱註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于羮見于牆也

朱註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何氏謂文王有聲篇稱武王為皇王以武王自居王位故稱皇王他王皆追王也

愚按烈文篇繼序其皇之指辟公子孫此篇繼序亦宜謂新王嗣位也思不忘謂當即位之初而益思前王之德也

朱註為是

#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朱註以此為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

王朝廟之樂

訪落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朱註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鄧元錫云喪三年不言至是始廟見羣臣訪焉以詩辭昭考皇考等語証之則廟為武王之廟也按逸周書云成王既即位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竹書亦載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與書序合此詩當作于七時疑與小毖敬之二詩合為一篇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朱註賦也毛傳鉄 說文云氾謀曰訪謂廣問于人也 落始也時是也率循也 昭考武王也率時者循昭考治天下之道也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 艾者盡也謂其道遠矣非予所能盡也將猶扶進也賴諸臣扶我以就之繼續也謂始雖有窺于道至其後轉覺判焉不合渙焉不屬蓋成王實用功而後有此見也 維予小子以下皆屬望先王陰助默相之辭 家多難者謂武庚之叛三叔實為之大誥篇所謂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也 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愚按庭廟庭也此庭本昭考精神所聚予繼處于此而在上在下如或見焉且不惟在庭也即至燕居于厥家亦望其陟降不離以保明我也 因未堪家多難謂已德不足以克家庶幾皇考陰翊之故望其紹庭之餘又陟降厥家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按太甲成王皆再世守成之主太甲復辟而伊尹之訓一則曰率祖攸行再則曰奉先思孝成王免喪即政即惓惓以率時昭考為言則成王過于太甲遠矣此詩雖在廟中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皆屬望昭考至小毖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也

愚按堯典放勳乃徂落落降也今人謂權竊者曰旁落家替者曰中落成王即位之初家難頻仍懼其將落也訪焉

敬之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　真氏云重言敬之以祈其聽也天維顯思二句稱天命以聳動之正見所以當敬　朱註士事也　輔氏云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絶于天矣　陟降厥士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也　何氏謂無曰以下主先王而言因訪落之詩王欲乞靈皇考故特破其所恃言天難諶命靡常王毋謂先王之靈在天能陰助王也先王之心即天心也王固欲皇考陟降厥家豈知其日陟降者乃日監視王所行之事于善則許之不善則怒之無所私也上帝之命既不易保先王之監亦不少疎則王可有一時一事之不敬乎

維予小子以下鄭云羣臣戒成王以敬之而王承之以謙言我小子耳不達于敬之之意當習之以積漸

也不聽以質言猶言不敏也言我雖不敏聞羣臣之儆戒不敢以不敬也徒敬不學無以入道我于先王之道欲日有所就必賴諸臣之月有所將即訪落篇將予就之之義就將之久必有光明日月無間則光明以相續而益大矣　成湯有言曰去聖人之道而獨居以思猶之去日于庭而就火于室也　說文云仔克也　肩任也　佛者矯戾之意曲禮云獻鳥者佛其首學記云其求之也佛法言云荒于淫佛于正按佛當作咈或作拂孟子所謂法家拂士拂即弼也蓋自謂負荷至重而望羣臣匡救之也　德行謂德之見於行者先王已然之成迹也示之不顯則恐有似是之訛非初學者所能驟領　張文潛云伊尹之告太甲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則亦以太甲始進于學故也

## 敬之一章十二句

蔡邕獨斷以為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則惟小子二句非臣子

進言于沖主之體也歐陽子謂前六句為羣臣之戒詞後六句則成王荅其見戒之語朱註謂述羣臣之戒已乃自為荅之之言者近是

愚按凡王言不必王自作也此篇前六句亦未見為羣臣戒王之詞即以與後六句同為自勉之詞亦可序曰進戒嗣王蓋詩人代王之言極其謙畏歌之廟中使王因是以益加戒耳

## 小毖

序曰嗣王求賢也

鄭云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　劉公瑾云不以蜂為小而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桃蟲之小則後無拚飛之患矣名篇者特于毖上加一小字有以也夫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朱註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懲以已然言毖以未然言　鄭云始者管叔及其弟流言于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畔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曰我其創艾于往時矣

孔云謂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自莫予荓蜂以下皆追數往日之失予之所以其懲者此也　荓通作迸斥逐散走也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　郝氏云人近蜂則被螫前日之事無人使蜂螫我我自求之今而後始信彼桃蟲之微果能翻飛為大鳥也　桃蟲小鳥鷦鷯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　何氏謂經文但言鳥耳未言大鳥也拚說文云拚手也鷦鷯巢于一枝其物至微以手拚之則遠舉而高飛固居然鳥也以喻三叔之

煽動武庚遂悍然稱兵也　蓼說文云辛菜薔虞也

楚詞云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言蓼辛葵甘蟲各安其故不知還也

愚按集蓼為遭武王之喪指當時多難之日而又適在喪中為言蓋以流言致疑周公之事自懲傷己德之不明而望羣臣之導助之也

##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何氏以為成王自怨自艾之詞以歸誠于周公亦如太甲復辟而致辭伊尹者焉

愚按王懲管叔之事自悔其不能知人搆茲禍患而求賢輔助之意自在言外張文潛云以周公之聖名公之賢周公為師名公且不悅之則流言之興廷臣豈復有為之辨者哉成王以當時羣臣無

有能助已者故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也此皆言外推測之詞朱子以為此亦訪落之意或皆廟中一時之作

載芟　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孔云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于春時耕藉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豐稔　郝氏云此祈穀于社稷之樂歌也　何氏謂此臘祭之詩詩言有實其積正孟冬謹蓋藏之時言烝畀祖妣知其為臘祭先祖也其曰胡考之寧所謂養老而正蒞位也蜡而臘臘而養老王養老而蜡之事始畢

愚按篇中不見有祈之之義以為耕藉尤覺無據臣工之詩曰嗟爾保介鄭氏引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月令之文為耕藉也乃于此篇以為耕藉于彼篇以為助祭兩無據矣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朱註賦也毛傳鈌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鄭云載始也將耕先始芟柞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

澤然解散于是

耘除其根株也

曹居貞云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所不盡者則復耘之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黄佐云此耘在未種之前緜緜其麃則耘在既種之後

主家長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　鄭云强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强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　朱註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曹傳爕曰依者親近之意勞苦之餘見饋饁之婦彼此相媚相依不必狎以如賓之敬矣士者男子之稱婦人亦稱夫為士古之為農者出而負耒入而横經是故鄉舉里選多出於力田此農夫即所謂髦士也　略利也說文云刀劍刃也耜者耒首利則入土也深俶善也載始事也謂有利耜始善其事于南畝也

鄭云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　孔云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朱註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　驛驛爾雅作繹繹言百穀次第而生相續不斷　毛云達射也鄭云出地也謂苗生射而出也　厭說文云飽也朱註受氣足也鄭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于衆苗也下文其苗謂其餘齊等者傑出者既茂而齊等者亦以時並茂故俱稱厭厭　應通作穮說文云耕禾間也禾已長大復鉏其間草也綿綿詳密也王氏云耘以綿綿為善恐傷苗也

朱註濟濟人衆貌謂人衆而齊力也　鄭云有實實成也上文實函斯活實為種子此則種子所生而成熟者　積露積也萬億及秭自其貯于倉廩者言之以洽百禮所謂祭五祀及勞農養老等事也

說文云飶食之香也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　胡領垂也老狼垂胡年老者亦有此狀

毛云胡壽也考成也孔云老而有成德也　朱註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寧也

且此也振極也匪通作非朱註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自古如此猶言自古有年也　按匪且匪今二語專承祭祀養老而言且者後不繼之辭今者前未有之辭非曰偶然之舉而且為之也非曰剏有之典而自今行之也蓋振古如玆不廢此禮矣

愚按此詩似為初治新田而報祭之詩臣工詩曰如何新畬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方為新田時必前此亦田已荒而再墾也篇首載芟載柞柞除木也田有木待除則荒久矣耕荒之難倍于耕熟故合力者衆荒田有收倍于熟田故下極贊苗之盛積之廣而祭祀之禮與豐年篇不異其曰邦家之光言土地闢而

國用足也曰胡考之寧言人民勤而老者逸也匪且者言將為恒産非曰且治之也茲且治之業亦有矣有者獲也匪今者言其為田已久非自今始治也而今治之斯為今田矣于是因今而念古同此田亦同此治也勤則治而惰則荒葢振古如茲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按朱子初以為秋冬報賽之樂歌註復云此詩未詳所用然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何氏以豐年篇當為蜡祭之樂歌而此則月令所謂臘祭先祖五祀者用正相等耳愚以為治新田而報祭似是

良耜　序曰秋報社稷也

按禮祭陰祀用黝牲陰祀者謂祭北郊及社稷也黝也者黑也篇中殺時犉牡犉黄牛黑脣微取其黝而所言皆農功固知為報社稷耳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朱註賦也毛傳鈌　朱註畟畟嚴利也郝氏云刃利入土之狀良快利也畟畟四句言其既耕而播種也或來二句言餉田也筐筥所以盛黍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顧夢麟云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

笠以禦暑雨糾說文云繩三合也李氏云結于頷下使不動也鎛鎒也即鋤也所以耘苗者趙刺薅去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　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當即于此時也　挃挃穫聲也截穎謂之挃　朱註栗栗積之密也詩言實穎實栗左傳謂之嘉栗重言栗栗有顆粒均勻之意　如墉狀其高大分所積之一堆而言如櫛狀其比迫合所積之衆堆而言　蔦尚烈云方春在田邑室皆閉田事既畢則邑中之室皆開以其所穫所積入之于室也鄭云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豳風所謂入此室處也　毛云黄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二句祭畢而祈神之詞也　毛云似嗣前歲也續續往事也　鄭云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愚按陰祀用黝牲牛當以黑而用黃者社土神黃其色也蓋正禮用黝而報功則以其色仍用黑脣不失為陰祀也　古之人謂田祖也欲自今以往庶藉神庥以永續其事于不替耳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序謂秋報社稷之樂歌然篇中百室盈而婦子寧似非秋時事也嚴氏云當秋時追述春耕預言冬獲耳朱註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篇即所謂豳頌者何氏謂專報祖也周禮孟冬大割祠于公社社之日用涖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

愚按篇末二語當為報田祖之詩田祖先嗇也生為田正死為田神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蓋即古人之治田事有功者不指后稷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甫田詩曰琴瑟擊鼓以迓田祖彼為賽而此為報也通篇言東作盡利西成大有皆歸功于田祖故以捄壯角捄者報

之而復相誠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古之人指田祖也蓋祝願力田者益精其事以繼田祖之功于無窮也若云報社不應稱古之人矣

## 絲衣 序曰繹賓尸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云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孔云繹者此祭之名賓尸者此祭之事 靈星農祥也東方蒼龍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服虔以靈星為角星唐志云歲星主農祥虞書禋于六宗賈逵謂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星與日月雖並稱天宗其晨見之時當歲功之始獨主農事者惟靈星耳故周公郊祀特舉與日月並列美其名則曰靈星尊其神則曰天宗 羅泌云于祭有尸見君子亹亹事神之盡也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尸大抵神鬼陰屬非附陰體不可以

見是故尸以託之繹賓之尸高子以為靈星是三辰亦有尸矣　朱註此祭而飲酒之詩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朱註賦也毛傳缺　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鄭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　鄒氏云士冠禮絲衣爵弁原不言助祭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亦未聞服絲衣　方中發云祭服既皆著絲衣特以弁别其為士耳　俅恭順貌說文云冠飾也　堂廟之堂也基堂下階基也　顧夢麟云基士所立告之位也賓主東西立向主則背賓向賓則背主故朝上立而告之也　鄭云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　自羊徂牛先省視羊以備

燔燎復往省視牛以供享獻也　何氏謂羊者實柴之羊周禮大宗伯職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是祭星用柴而羊其以實者也公羊傳註謂祭六宗五岳四瀆角尺靈星者六宗之一亦得用牛也　朱註鼐大鼎也鼒小鼎也爾雅云圜弇上謂之鼒孫炎云鼎斂上而小口者　自此以上將祭時事兕觥以下方祭畢事乃主人與尸賓獻酢旅酬之禮也　兕觥罰爵非祭所用恐旅酬之後有失禮者以此罰之　孔云其觩者觩然徒設無所用之　吳譁也說文云大言也故通作傲　鄭云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胡考猶言胡耇解見載芟篇

絲衣一章九句　按繹祭惟宗廟有之序據高子以為繹靈星之尸朱註但以為祭而飲酒之詩

愚按鄭説絲衣爵弁為士之祭服夫絲衣祭服詩但稱載弁亦未定為爵弁安所據以為士服耶詩言繹祭之始事事詳密既祭而飲威儀慎重見其人之精神始終不懈以為壽徵故稱其胡考之休豈皆稱士耶高子以賔尸為靈星之尸即祀星有尸未聞廟祭之外有繹也細玩篇中通無此義

酌

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何氏云是為大武之再成象武王滅商之事亦名武宿夜　按大武之舞作于武王之世而樂章未備周公先後雜取諸詩可與舞容相附者以為之節至最後酌詩作而六成之樂章始完故序曰告成大武也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大廟初用勺其告成之日乎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是也　郝氏云春秋傳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即武也其三曰鋪時繹思即賚也其六曰綏萬

邦屢豐年即桓也武樂歌非一酌亦武樂春秋傳作汋但未定第幾章耳　按左傳隨武子云汋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以汋與武並言疑汋不在武樂六成之數不知武汋俱是樂章之名其全樂則名大武非武之一章盡之不然何以三章別名賚六章別名桓也　蘇氏曰方其未可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所謂酌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鑠美也　朱註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　蹻蹻足步之高言踐天位也造作也易所謂大人造也我龍受之謂後人受此天寵以登天位也　有

嗣謂當嗣其為民除虐至公無私之心也稱歎之以明武王之心一云嗣嗣文王也善繼善述實維至公無私也

愚按武王于孟津未會之先時猶宜晦故遵之以養晦時既至矣人心同而天命集是謂純熙熙與晦對

# 酌一章八句

朱註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愚按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武宿夜

# 桓

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鄭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郝氏云凡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

以言其志在安民保上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桉春秋傳此武樂第六章蓋武王伐商時事而詩非
伐商時作也周公為武舞因為歌歌非一章頌非一
事武頌功酌頌成桓頌志賚頌賞般頌巡行皆武樂
也　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序以為講武
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與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朱註賦也毛傳缺　鄭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
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　左傳衛大旱甯
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竹書紀武王克商之明
年其秋大有年　天命謂天眷也言天之眷周久而
不倦于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
家倒裝文法也　厥士謂昔與武王共定天下者凡

分封為諸侯者皆是左傳云能左右之曰以于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御治乎四方也　朱善云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四方安定而後克定厥家也　毛云間代也皇君也言武王之德上昭於天天以武王為君而代商也

愚按保有厥士修文也厥士保之四方化之共享文德之福天下定而一家定矣昭于天者文之為也文武之用一經一緯天之道也以桓桓之武王而終以懿德保士定家是武之後即繼以文故曰皇以間之此為武樂告終而特稱其文德斯武王之所以為武也樂記所謂樂終而德厚也

桓一章九句　朱註引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何氏謂此詩當在時邁之後是謂大舞之六成時邁其五成也其曰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即時邁所云式序在

位者樂記云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其舞之容也
綴者鄭云鄭也孔云鄭聚也舞人行位之處立表
鄭以識之也陳暘謂位則鄭也所以為綴列則佾
也所以為行先是舞者在南頭第一位所謂綴也
已而北出則以離乎綴又繼而滅商又繼而南國
是疆又繼而分周公左名公右皆未復乎綴也及
夫六成而舞事將終矣然後復其本位樂記所謂
復亂以飭歸是也樂卒曰亂故曰復亂其謂崇天
子者武亂皆坐是也按坐跪也皆坐是皆跪也舞
者既象周召之分陝以分左右矣既乃復綴而俱
跪不復如向者之迴移轉動者所以致敬乎天子
亦偃武修文之意也

樂記賓牟賈侍于孔子孔
子曰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子曰惟
丘聞之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
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坐者跪也致謂至也
憲通作軒謂起也致右憲左者謂右膝至地左膝

去地也致右憲左似將復起而
有事者然故曰非大武之坐也
愚按左傳楚子語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此時邁也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敷時繹思其六曰綏萬邦所引四詩雖
篇名錯雜然皆以為武之樂章故何氏定以武為
大武一成之樂勺為再成賚為三成南還大封也
般為四成南國是疆也時邁為五成武序在位分
周公左召公右也桓為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所
歌也

賚 序曰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郝氏云廟文王之廟古者爵人必于祖廟不敢專也
樂記所謂三成而南者也殷在河北周在河南既

渡河滅殷至是始南旋也　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　左傳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封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大封之事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朱註賦也毛傳訣　勤勞也止通作只巳詞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勤可知左傳郤成子引此語曰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應當也敷布也時是也爾雅云思辭也徂往也繹尋繹也　受之受天命也蓋歸受命之自于文王不敢自以為功也敷時以下勅勉諸侯就國之辭欲其皆師文王也　朱註凡此皆周之命非商之舊矣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愚按大封之日即布政于諸侯乃所以為大賚也言文王勤于政事我受其成今布是政于諸侯尋繹其志惟在安定百姓而已自今以往宜與諸侯共求所以安定之凡周之大封諸侯而所以命之者惟此是也故篇終再勉以繹思屬望深矣蓋因求定而頒封封諸侯以為民也其賚顧不大與武之頌曰耆定爾功桓之頌曰克定厥家周之志惟在定亂而已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 賚一章六句

此為大武之三成篇名賚而序首以大封于廟為言又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敘述當時告廟封諸侯之後即以大賚之意告之乃紀事之詞非以封為賚也何氏謂篇中無武王字疑如左傳言此詩乃武王所自作意即在封建策遣之際乎周公作武舞時采其詞以為三成之舞章耳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竹書武王嗣位三十五年初狩方岳告于沬邑即滅殷之四年也武樂于四成之時辨以象之　說文云般旋也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　孔云岳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于其方之岳有此祭于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何氏云祭祀特巡守中之一事諸侯各朝于方岳尚有考制度明黜陟等事則篇中後三句是也記所謂南國是疆也　黃氏云受命而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必望于山川徧祭羣神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首末皆言時周之命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朱註賦也毛傳鈌　於皇時周歎言君天下者此時之周天子也　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　高山即下文所云喬岳舜典篇紀舜東巡守至于岱宗而即繼之以柴望則于岱宗之上行禮可知嶞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　嶞郭璞云山狹而長也　毛云嶞山小山也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故望祀及于嶞山　喬嶽指四岳尊之為岳以異于諸山也　毛云翕合也鄭云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　郝氏云河受衆流謂之翕河禹貢播為九河同為逆河謂合為一大河名逆河即翕河也允誠也猶諶也諶其禮也　裒聚也對荅也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于我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以荅其望耳

愚按於皇時周開章提此一語令山川聞之享新天子之祭　猶與猷同河至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此禹之績也今觀河之合流而歎其信哉為大猷也因祀河而歎禹功意在言外　時周之命言此為新朝之命也一稱于大封之時與諸侯維新也再稱于巡守之日使天下更新也

般一章七句

鄒氏云史記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雒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夫三塗岳鄙之望高山是陟矣有河伊雒之瞻翕河是由矣雒居中土王可以隆上都而觀萬國為朝覲者所走集故是冬遂遷鼎焉說亦近于樂記所云南國是疆者然非詩旨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田間詩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田間詩學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鏻

田間詩學卷十二

桐城錢澄之撰

## 魯頌譜畧

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元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修泮宫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遂伐淮夷三十六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于復魯舊制未徧而莽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録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後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于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知是以行父請焉　序稱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因行父于文公六年始見春秋史克于文公十八年始見左傳故孔氏以為皆文公時人　按史克魯人左傳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是其人也　嚴氏云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魯頌頌之變也　周公之衰也風變而雅雅頌亡頌萃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至衰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于變頌之

變甚于

亡也

愚按孔氏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祭季孫行父為之請于周太史克為之作頌則請命作頌即在僖公時也今考僖公之世于周則惠王襄王俱未嘗東巡惟僖公二十八年襄

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朝于王所行父之請其在此時乎嗚呼魯而有頌僭也聖人何以存之夫魯請于王王既賜之矣亦猶成王之賜禮樂也聖人尊王王賜之聖人安能删之乎

## 魯頌四之四

毛傳于魯頌分駉之什第二十九商頌分那之什第三十朱註分魯頌四之四商頌四之五因篇少不成什也今從朱

愚按魯雖名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此亦史克故畢其體不敢上擬王頌耳

### 駉

序曰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按頌俱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魯僖公

賢馬賢僖公者魯亡乎人之詞也左傳文公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夏父弗忌何曰躋聖賢明也魯人之稱僖公為聖賢舊矣行父之請亦因國人之公論也　按春秋經傳皆不以多馬美僖公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廏言新者明先世設有延廏至此重新之耳莊公者僖公父也意莊公時即修舉伯禽牧政至僖公時馬遂盛也

愚按莊公作延廏春秋非之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愚謂方春而作廏則馬不在埛可知馬不在埛惟芻秣是賴其弊至于害民妨農馬不足用迨僖公始修馬政于是以埛為牧所而馬遂大盛序所稱公有三德備此一舉矣或疑不見于春秋魯頌四篇其事皆不載經傳胡庭芳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缺誦其詩尚何過疑之有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鄭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
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據說文云坰在野之
外今曰在坰之野似于文理不順　毛云諸侯六閑
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孔云每章
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
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
力也三章言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
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强
健也　說文云駉牧馬苑也重言之一苑又一苑也
左傳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註云日中者春秋分

也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廄此言離駉在坰當是春分時也彭䜣云坰為牧馬苑亦秦漢以來之名因詩稱馬為駉故以坰名其苑耳今曲阜有地名坰或因僖公牧馬于此因以為名　薄言者衆大畧之詞謂畧衆坰所有之馬也校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謂一牡可配三牝言牡之盛其牝之盛可知　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　跨髀間也正所跨據之處其間白色黄白皇者謂黄而雜白黄騂者謂黄而赤色騂赤色也　彭通作騯　無彊謂所思無一處之不到故馬政亦精詳如此　張大濳曰良馬而曰斯臧所謂稱驥以德也思馬斯臧者思其馬如此之善則當思其所以致是者

愚按上思字指君心言不專為馬思也下思字詩人自言以君心無不周到因思坰馬之盛蓋由斯以盛

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綦曰騏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孔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　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異也騏者黑色之名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按此四色馬以序推之當是戎馬戎馬貴多力故毛以伾伾為有力也　無期言其思無一息之不周則所為畜戎馬以備不虞自有所不能已矣　張文

滑云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于禮者尚德用于戰者尚才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　按青驪驎曰驒色有淺深斑駁似魚鱗也郭璞云今之連錢驄也　陸氏云今呼黄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于黄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黄馬黑鬣之駱也　騮本作駵說文云赤馬黑毛尾也月令五時駕馬而駵處其二夏用赤駵中央用黄駵　孔云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毛以繹繹為善走也

愚按繹者為相續不息之義今稱繹者未此斁厭也作奮起也作即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常奮迅而動作

馬乃健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强健也　按陰淺黑也郭璞云今之泥驄　陸氏云皇華篇曰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次序與此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是詩卒言駰者以言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　郭璞云彤赤也赤白雜毛即今赭白馬是也徐鍇謂色似霞故名騢　毛傳于豪骭下增一白字謂豪毛在骭而白長也　羅氏云相馬之說馬目欲黃又欲光有紫鮩魚

者目小多白則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此所謂駕馬駕給雜使之車者也 袪通作驅策逐而行也徂往也御之有道習之有法故能變駕為良而使之利往如此 汪蛟云思無邪者猶云無雜思也莊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殆即此歟

駉四章章八句 何氏謂序中首以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為言名頌僖公實頌伯禽特以此詩作于史克與閟宮之詩同載遂槩歸之僖公耳

愚按伯禽牧事無攷惟費誓篇有曰今為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云云此臨敵用馬戒國人保護之詞凡出師者誰不惜馬而可據以為伯禽考牧之証耶僖公中材之主早年聽季友為政季子逝心公室政無不舉又值五伯迭興日有事于征伐會盟其修馬政

也宜矣　又按今詩三百五篇當正考父未得商頌之詩惟國風及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以知詩三百之云不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以是與

有駜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朱註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何氏謂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功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僖公行此禮其臣美之　漳浦黄氏云孟夏之酎則序爵于朝孟冬之烝則序齒于學所以正功德奠天地之義也　正齒位者同位以齒同齒以位必于太學教孝弟之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註與也毛傳鈌　駜馬肥健貌　說文云馬飽也

黃馬色之最貴者乘黃四馬也僖公所乘按周書

諸侯初見康王皆布乘黃　朱註明明辨治也振振

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咽通作嚚說文云鼓聲也　朱註鼓聲之深長也胥

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　毛云鷺白鳥也鄭云興

潔白之士羣集于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

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筭爵則又起舞燕樂以盡其歡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牡即乘黃也黃以色言牡以體言　鄭云鷺于飛

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歸者自公所而歸時已入

夜不獨賔歸君亦還宮矣不醉無歸欲盡歡也醉而即歸以禮節之也酒以行禮不繼以淫此之謂大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郭璞云今之鐵驄也　按樂府云君馬黃臣馬蒼蒼者淺青也以此黃與駽相對為言明有君臣之分　按燕禮與鄉燕則大夫為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賔賔定而後行燕禮自今以始等語皆賔所致詞也　在公載燕為臣者侈其遭遇之隆也　孔云上言在公載燕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　毛云歲其有豐年也　鄭云穀善也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可以遺子孫也

愚按君臣道合則陰陽協和風雨時若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歲歲豐登也是則所以詒子孫者大矣固知君子有善未有不詒子孫者也欣贊之詞

有駜三章章九句　何氏以此詩為飲酒于大學者據振振鷺一語以鷺居水澤中辟雝及泮宮皆有之魯固有泮宮也所以知飲酒為孟冬大飲烝者以自今以始歲其有知之農功畢而後舉此禮蓋祝願其歲之豐登以至子孫歲歲行此禮也

愚按僖公在位本無可稱政歸季氏自僖公始然莊公以後子般閔公皆遭弑逆魯國大亂君臣之間朝夕不保自季友立公以靖亂公委政季氏無貳無虞常有燕飲之樂魯因以大安是亦可頌也季氏深德僖公公之善即季氏之善也故即燕飲之事行父亦上請于天子而為之作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朱註此飲于泮宫而頌禱之詞也

許衡云此頌伯禽之詩葢伯禽時始有征淮夷之役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于是作費誓此伯禽征淮夷之証　蘇氏謂泮宫魯之學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修之是以不見于春秋

愚按泮宫作于伯禽歴世既久而廢至僖公始修復之既成請于王而作作頌以頌僖公之功頌既僖公時所作觀前三章則皆詩人親見魯侯戾止之盛豈自後世想像之為此語乎至稱昭格烈祖靡有不孝始見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葢謂泮宫作自魯公而僖公繼修之之也泮宫作而淮夷服皆魯公實事詩人因修泮宫而望公繼魯公之功朱子謂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其説近是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朱註賦其事以起興也自三章以下賦也末章興也　毛傳缺　毛云天子辟雝諸侯泮宮　鄭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葢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陸氏云芹取有香士之于學也攬其芳香而至則采芹之譬也　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觀其旂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噦噦而有節此視學之儀也

愚按魯侯下學而國人踴躍爭從以觀其講學行禮則魯之秉禮多儒由來久矣漢明帝開辟雝而圜橋觀聽者以億萬計庶幾此風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藻水草也下施澡取其自潔如澡也　毛云蹻蹻言强盛也　鄭云其音昭昭公之德音也昭昭言其德音明白易曉　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洪範所謂而康而色也載色載笑言未嘗有怒也教之而已契之敷教在寬是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鳬葵也　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　鄭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而因以諷事也　孔云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强難使之老此爲魯侯養老而致其祝頌之意　漳浦黄氏曰養老之道廢則子弟易其父兄庶姓慢其長上驕奢篤出而叛亂滋起故夫養老者所以教子弟而崇齒讓也羣醜之屈即本于此晉文公謂民未知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城濮之役望其師少長有禮曰其可用也用之遂以勝楚禮之足以治兵也如是然則民習養老之教而羣醜之屈何疑　朱註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愚按長道言本古人所以服淮夷之道猶云中國長伎也順者言僖公順行其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穆穆即上章戾止泮宮臣民所見之德容也其所以為穆穆者惟是一敬故稱文王以穆穆亦曰敬止既敬以明其德而又致其慎于威儀之間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能為民之所法則也　鄭云信文矣為修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

朱註烈祖謂周公魯公也

愚按靡有不孝謂文武周公以來靡不以孝德相傳言善繼善述也自求伊祜乃歸美于魯侯之能繼述先志而修泮宮以獲福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季氏云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　攷僖公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也十六年又會于淮

為淮夷之病鄫也淮夷在徐州之界最近于魯所以數會伯主為杞鄫謀者亦自謀也　孔云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以告克故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司馬光云古人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愚按僖公時淮夷不靖魯人病之因公修復泮宮視學養老行古之道以為有文德必有武功故以服淮夷致祝蓋君臣意中第一事也古人克敵告成于學故因在泮而祝望焉明修泮之志足以平戎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此章美獻功于泮者之有禮也　多士以將帥言獻馘獻囚者皆在其內廣推而大之也德心謂心德寬

孔並無徧躁　桓桓二句追言其深入建功之事
狄通作逖遠也東南斥淮夷也烝烝皇皇以成功言
言其功烈盛著也　說文云吳大言也揚飛舉也告
通作誥相曉語之謂　訩訩也言多士克敵而後各有
大功而皆能恬以處之不喧譁不矜躁不聞以
彼此爭功之語告于上者皆于泮宮自獻其功
愚按即此見泮宮之以禮教人作
者之功大而修之者之功不小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毛云觩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　角弓四句言
班師之事蓋師凱旋在道弓弛而反徒見其觩然上
曲而已　搜求也遍求而聚之一處所謂無亡矢遺
鏃之費也　鄭云博安利也說文云大通也謂道塗

之上馳驅自如無所阻也　斁解也戰勝而歸士氣百倍故其徒御在途皆勤于所事無有厭倦　淑善也言淮夷服而向化為善不復逆命所謂南人不復反矣　式用也猶謀也固者固守之義爾指僖公也爾猶謂斁教泮宮使人知義即謀也即所以服淮夷之長道也式固爾猶即前所謂順彼長道言能固守此道淮夷雖目前未能向化而終致其來為我所得前章所謂屈此群醜非虛語也

愚按上文既云既克淮夷末復云淮夷卒獲則知無克淮夷之事前此皆祝願之耳前稱有文德必有武功末乃專歸文德式固爾猶謂能堅守此文德也雖不用武而淮夷終必自服下章正言卒獲之事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之鳥也黮者桑實也說文云桑葚之黑者甚有白黑二種以黑者為美　尹焞云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荆揚也鄭云大賂猶廣賂也賂君及卿大夫也　禹貢荆揚之州厥貢惟金三品鄭氏以為銅三色青白赤也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則知金是銅也　禹貢于徐州紀淮夷土産惟蠙珠曁魚至于象齒與金乃荆揚所有元龜獨荆有之茲附言于獻琛之後據閟宮篇曰淮夷來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則知此數物者又南夷所貢乃繼淮夷之獻琛而來者不但足以服淮夷而已

愚按所重在泮林也惟桑黮為泮林之黮故鴞食之而變惡聲為好音以見禮樂之道足以格乎鳥獸況

人類乎憬覺悟也謂修明禮教于泮宮以悟之上云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明淮夷固可與爲善者今則不必用兵惟憬之而已來獻其琛益以玉帛相見不必以一矢加遺也末章全無兵威淮夷之意直欲以德懐之其非魯公平淮夷之事明矣曰懐我曰憬彼上文所言卒獲者由此道也不但可以獲淮夷並可以獲南夷總以明修泮之功所及者遠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按平淮夷者魯公也觀篇中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泮宮必作于魯公而序謂僖公修之是矣意魯公服淮當在作泮之後僖公既修泮而在泮飲酒亦値淮夷不靖時耶頌者祝其功如魯公朱子所謂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戴氏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于復古僖公登臺望雲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作復所關甚重何經傳

畧不及也

愚按魯為秉禮之國其君之視學常也泮宮必不盡廢此或因淮夷不靖而在泮宮行飲酒之禮因與諸大夫謀之故有此頌序曰修泮者修復其故事也

閟宮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子謂僖公修廟詩人歌咏其事以為頌禱之詞 馬端臨云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于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于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則非魯所宜僭也且郊禘所祀未嘗及周公何名為報周公之勳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不知成王何

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　按明堂位所云賜以天子之禮樂者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也後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周天子之制　竹書載魯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吕氏春秋亦載其事若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若魯既久用天子之禮樂何以至隱公始問羽數也衞祝鮀稱魯公分封之賜典物備載不聞有郊禘之禮然則魯之有郊禘者僭也春秋五年桓大雩是大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禘于莊公是禘之僭始于莊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是郊之僭始于僖也葢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　何氏云祭統所云大嘗禘謂于魯太廟嘗祭之時而用周天子禘祭之禮故名為大嘗非謂魯有大嘗又有禘也此詩第言嘗而不及禘則是魯祭但用禘禮而非實有禘祭可知

方欽云按禘嘗皆成王所賜之重祭恐當是二祭孔叢子引書云高宗報上甲微孔子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報祭焉則是大嘗所以昭功德也故並賜魯以報周公而其禮樂與禘同乎

愚按成王賜魯公得用郊禘魯公受之原殺于天子一等非全僭也哀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對以冬至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觀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其曰四月者夏正之二月也是則其卜爲啓蟄之郊又曰正月卜郊周四月亦稱正月非冬至郊也　使魯果有大禘之祭當以周公爲太祖推太祖之所自出則文王是也而後始得以周公配之若禘嚳則周公無緣配祭而成王命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何所施之然載諸詩書未聞有禘文王之事則魯有大禘

之禮樂而無其祭審矣意從前所用即天子之樂章
明堂位所云魯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是也至
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而用六羽是其心已有不安僖
公之世晉文公納王有大功請隧弗許凜然王章之
不可干矣故祀僖公行父請于王另為作頌異其體
製示不敢用天子之樂章也然則魯之作頌非僭也
以示貶也夫子删詩而存魯頌意在斯乎　禘祭有
三一曰時禘王制所謂礿禘烝嘗也一曰吉禘謂國
君喪畢致先君之主于太廟也一曰大禘所謂不王
不禘也魯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及文公二年有事
于太廟躋僖公皆吉禘也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
祀則諸侯吉禘之禮不獨魯有之矣僖公八年秋七
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時禘也魯無大禘之祭明
矣　左傳晉荀偃曰諸侯魯宋于是觀禮魯有禘禮
賓祭用之燕享而用禘樂則是魯之異于諸侯以有
禘之樂耳若追始祖之所自出以為禘魯固未行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靜也 按閟宮即帝嚳時所謂禖宮姜嫄所禋祀后稷所由生也魯祖后稷故亦立閟宮以其地在郊非郊禖之時無人至其處故其宮門常閉而清靜也 郝氏云魯不閒有姜嫄廟詩言姜嫄者誇魯之自出以明郊祀后稷之故耳 枚枚礱密也實實鞏固也 鄭云依依其身也彌終也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也詳見生

民篇　月令註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穋　朱註奄有下國封于邰也　黍稷種穋二句是后稷自已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也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之一章也奄有下國指其所受之國奄有下土指其所教之地　朱註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愚按禹雖平水土若無稷何以利民是禹之緒實賴后稷以纘成之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按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與隆在周則浚哲在商矣太王生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決無此志後人追遡王業之事以太王為刱始耳　郝氏云屆至也猶屆期之屆致猶奉也謂天時已至武王奉行之于牧野耳　無貳二句牧野誓師之詞　敦治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　常武篇云鋪敦淮濆註云敦厚也謂厚集其陳也此即大明所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其旅之厚也克勝也厥功專指周公言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詩稱王曰叔父云云意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計周公教世子撻伯禽時伯禽已侯至世子即位而後遣之之國錫之以命此則先喻意于周公之詞耳

愚按首章上遡姜嫄備陳后稷始末次章由后稷下及文武稱道周公之功以明魯為周後后稷之所自

出周公又有大功故成王賜以天子之禮樂而魯得郊禘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鄭云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于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　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　春秋時之邾國顓臾須句皆魯之附庸也僖公為周公十世孫龍旂二句乃下文郊嘗二事之總目　曹氏云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僭行郊天禮猶以

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僭天子之禮也　承祀謂親祭事也四馬故六轡耳耳柔從也　孔子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是知魯郊以夏正之孟春郊則配以后稷嘗則祀周公廟以天子之禮樂此二者魯祭之盛禮故特舉之　毛云騂犧天子所用　按是饗是宜魯人因成王賜以天子之禮樂行之既久顧以享帝為宜亦詩人之微詞也　鄭云此皇祖謂伯禽也孔云以周公皇祖而下即云白牡騂剛騂剛是魯公之牲故知謂伯禽也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白牡羣公用騂剛

愚按周室封建分土惟三地方百里皆以田言其山川間錯在百里田制之外此錫之山川是也　春秋匪解一語春以郊言秋以嘗言則魯之郊是孟春啓蟄之郊非冬至郊也皇祖后稷指郊祀周公皇祖指嘗祀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明鄭云載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即魯之僭用亦在于夏以禘本夏祭也　僖公七年秋七月禘于太廟以夏正準之六月則夏四月也七月則夏五月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正月之日至冬至也七月之日至夏至也葢欲尊其祖與天相對故改六月為七月欲用夏五月也魯禘之在夏審矣魯禘以夏則猶是時禘

也至于嘗秋祭也此詩已明載之　朱註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也　楅逼也說文云以木有所逼束也衡牛觸橫大木也謂牛好抵觸以木闌制之　鄭云秋將嘗祭于夏則養牲所楅之牛即下文白牡騂剛是也　繁露曰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愚謂白牡殷牲也時禘之禘亦名殷祭蓋以殷禮容之而不臣也　阮諶云犧尊飾以牛象謂于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謂通作牛象形　明堂位云祀周公尊用犧象此獨舉犧以該象也　毛云毛炰豚也胾說文云大臠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謂太古之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鉶者盛羹之器大羹則盛之于登　籩以實乾實豆以實葅醢大房所以載牲體者　毛云大房半體之俎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房烝半體也今以大房爲半體之俎于禘不合豈亦于

天子降一等耶　萬舞兼大武二舞之總名自白牡騂剛而下謂用天子之禮萬舞謂用天子之樂也孝孫僖公也有慶即所謂周公福女也熾以勢言昌以象言惟壽而臧壽乃足貴　曹氏云不虧如月之常盛不崩如山之常固不震如地之常靜不騰如水之常平三壽謂魯邦與下岡陵相並而為三也

愚按祭統云成王欲尊魯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禮樂也又曰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祭莫重于禘嘗意成王所賜之重祭併禘與嘗乎于此二祭皆行合食之禮為祫禘祫嘗而用天子之禮樂故謂之大嘗禘要之皆時祫也故魯未開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魯人行之既久以其嘗之與禘同禮也總名為禘行父請于王而作頌諱言禘而但舉嘗惟嘗與禘同禮言嘗即以言禘不言禘者自嫌其僭也明堂

位謂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註云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駱謂之僭禮也據此則魯廟羣公通用騂剛從時尚之色非惟魯公一人用也而專于周公用白牡以表異于諸侯耳周公用白牡羣公用騂剛則魯公以下合食于太廟可知然則魯固時禘也時禘謂之祫禘與大禘異者大禘祭其祖之所自出而配食者猶是未毀廟之主不及毀廟之主也祫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得合食于太祖而祭不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觀白牡之祀明以周公為始祖未嘗及其所自出 而騂剛以祀羣公明為合食固知名為禘實為祫也 成王賜魯重祭以大嘗禘言大嘗者祫嘗也嘗與禘並賜則禘與嘗同禮可知中庸稱禘嘗之義明其為一義也此專言嘗舉嘗以見禘也禘本夏祭之名嘗為秋祭自周改夏祭為礿特以禘為天子之大祭而與嘗併以賜魯則猶是夏

祭也不謂之礿而謂之禘尊其名以畀于諸侯其實皆祫也特其所用者乃天子之禮樂耳

公車千乘朱英緑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云大國之賦千乘　朱註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　毛云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于鬯中也　孔云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束以緑繩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　縢即小戎所謂竹閉緄縢者葢納弓于閉以

繩束之也鄭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卽此甲士三人也　孔云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英也綠縢是重弓約之以綠繩但二矛各自有英重弓共束一繩耳　軍制大國三軍所用不過五百乘每乘除甲士三人但舉步卒七十二人而言合五百乘當三萬六千人曰三萬舉成數也　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增增衆也　孔云朱綅直謂赤綫耳丈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兵法兵車以戰重車以載輜重重車之卒每車二十五人隨兵車而進故曰增增　舒犀舒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　周昌年云因其來而遏之曰膺謂當其强也聲其罪而討之曰懲謂懲其惡也　承說文云受也　鄭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伐戎與狄南艾荆及羣舒是也　昌熾壽富前于祭祀祝之此于兵車更祝之觀下文黃髮二語則所謂壽而富

富有老成人也國無老成人人君雖壽其何能臧壽胥與試言此黃髮台背壽考者皆相與為公用也者指事使人也艾爾雅云養也承上壽而富來言使爾得其所使又得其所養得所使則安佚得所養則强固所以壽也　鄭云眉壽秀眉壽徵也無害謂無有患害也

愚按則莫我敢承則字言其勢所必然非實有其事也皆祝願之辭　僖公之世所謂老成人則季友與臧文仲也頌其有所指乎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史記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一曰岱宗　朱註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　龜山在泗水縣春秋龜

陰之田在其北蒙山在沂州居魯之東一名東山顓臾在蒙山下　孔云龜蒙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　孔云大者廣遠之言地之極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言其極盡地之東偏也　季氏云極東近海之國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與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而諸夷莫不率從矣

愚按僖公從齊桓公伐楚楚服詩人因以為公功而併引伯禽淮夷之功以望之國人祝頌其君盖不嫌夸侈也　魯弱不能立功僖公未嘗建功徒能共事霸主修復祖業霸主之功即其功先祖之業即其業耳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

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名繹通作嶧　鳧嶧在鄒地鄒古邾國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即此嶧也邾本魯附庸之國孟子時魯穆公政曰鄒此言保有鳧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為强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　徐宅即徐戎居于徐州之地故云宅李見羅云魯侯封于曲阜與徐淮接壤世為封境爰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䄂兵革以開東郊之難費誓所由作也後之子孫世仰其功故為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前篇至于海邦即以荒大東為至海邦此言至于海邦則先由荒徐宅而後至海邦也徐宅在内海邦在外蠻貊南夷又自淮夷而推言之兩曰莫不率從所包者濶矣　鄭云諾應詞也遵號令聽約束之義　毛云若順也遠人來服則魯侯從而順其情以撫安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純全也嘏福也無福不有乃稱純嘏下文眉壽以下皆是也　眉壽承前篇眉壽而言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國語齊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則常為齊所併故詩人欲公復之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春秋時魯不朝周鄭以泰山之祊田易之故詩人亦望其復之也　燕安也享壽富康寧之福有令妻壽母之樂所謂安而喜也　妝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夫人兼母妻而總稱之禘而

致者昔未廟見今始廟見也成風聲姜本非正嫡前此未得稱為夫人今同于廟祭故兼致崇號也攷成風薨于文公十四年聲姜薨于文公十六年僖公世兩人固在故詩人及之母妻俱受尊崇則僖公之燕喜可知　大夫兼卿而言庶士謂上士中士下士宜即所謂惠于朋友不得罪于巨室也邦國是有言常有之也

愚按自僖公以前魯君多不以壽終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圉犖閔戕于卜齮國危者數矣祝公眉壽保魯魯人之所深禱也公在位三十有一年春秋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廢之也　宜者言母妻皆廟見正夫人之位大夫士皆以為宜也純嘏之嘏至于享眉壽復故土尊母妻而宜臣民則公之受祉亦既多矣又祝其黃髮兒齒當眉壽之年而齒落更生飲嗽如兒時乃更為福耳皆祝願之極詞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前頌僖公郊天禘祖之事此則備言其修廟也　毛云新廟閟公廟也　鄭云姜嫄廟也　何氏云禰廟也禰廟者莊公之廟也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然則莊公之有新廟可知成公二年新宮災穀梁謂新宮者禰宮也其廟作于慶父為政之時制度壯麗僖公因而不改曰奚斯所作奚斯慶父黨也詩人雖侈言之而刺在言外　徂來山一名尤來山　後魏志云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松栢就已取者言山特指所産之地　度以繩墨量其所用之宜

桷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舄通作寫俗作瀉屋之有桷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以瀉雨水故曰有舄 路寢正寢也郝氏云廟後正寢以藏死者衣冠路者大也人君所居曰路與小寢異 碩大也舉路寢之大則廟規制之大可知新廟舉全廟而言路寢亦在其内 毛云曼長也鄭云修也廣也

奚斯公子魚也閔公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已而奔莒僖公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則奚斯作廟正閔公初立慶父為政時也 又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蓋因禘而遂進于郊也

萬民是若言萬民皆心順之以為合理也

愚按頌僖公有稱無刺觀下大萬民是若魯人皆以為合禮史克作頌行父主之豈猶含刺乎 慶父為莊公立廟使閔公吉禘于莊公魯之僭禮踰制皆自慶父始當隱公時猶問羽數則從前未聞有僭者僖

公以來好修大而因舊貫又以天子之賜為名遂一切仍之而不改矣然終是吉禘非大禘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毛傳分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按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

愚按郝氏以閟宮為僖公之廟前三篇頌其生平功德此一篇新其廟宇將以為世室配武宮告成功也且謂奚斯僖公時大夫子魚也其廟作于奚斯至季孫行父當成公時修之故曰新謂重新也夫奚斯見于僖公即位之初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奚斯尚能佚僖公之沒為作廟乎何氏謂頌僖公始郊之詩篇中魯侯皆指伯禽謂其初受封于魯故以魯侯稱而天錫公純嘏之功乃稱僖公因

僖公無平淮夷之事而平淮夷者魯公也則魯公亦豈有膺戎狄懲荊舒之功乎朱子但以為僖公修廟詩人歌咏其事以為頌禱之詞其說雖無所發明然猶君子闕疑之意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 商頌譜略

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其後世有中宗有高宗此三主者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武庚誅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世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歸

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不錄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乎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者契所始封之地皇甫謐云今上雒是也即今商州以地有商山得名契之孫相土遷于商丘今商丘縣也李氏云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自契十四傳至成湯凡八遷湯始遷諸亳蓋南亳也本帝嚳都湯自商丘遷焉故史記曰從先王居相傳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為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三亳惟南亳為亳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都焉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以景山近亳故曰景亳先是上甲微遷于殷即景亳也據竹書成湯居亳之後歷八世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遷于相

祖乙遷于耿又自耿遷于庇及南庚遷于奄至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者合罰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皆在河北至是仍遷河南書所云惟涉河以民遷是也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也湯昔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至帝乙始去殷復徙居河北都朝歌及紂為周所滅乃以商丘封微子為宋公使奉商祀

愚按蒙即景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與穀熟相近穀熟今考城也　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會諸侯于景亳是知景亳在商封內也

商頌四之五

那　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較商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孔云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校之而得其初本故亦為之得也及孔子録詩之時又已亡其七篇惟存五篇而已　何氏謂此詩作于高宗武丁之世遍考經傳惟高宗武丁祭湯見于尚書序及史記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

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朱註賦也毛傳斁毛云那多也　挨那儺同行有節也當是未祭之先陳設鐘鼓之時美其執事之人也　鄭云置讀曰植　殷楹鼓楹鼓者貫之以柱故謂之植鞉雖不植貫以柄而搖之亦植之類于八音中惟鼗鞉鼓者以楹鼓　為殷之先制而鞉乃兆奏鼓者首舉之以概其餘也　鄭云奏鼓者堂下之樂也

朱註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

齊維岳云簡簡謂大而不煩為有節也

歐陽子云湯孫斥主祀之時王耳自太甲以下皆可稱湯孫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　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陳暘云凡樂皆

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惟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　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故于未祭之先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在未祭之先也　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故曰奏假　禮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思其所樂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蘇氏云其所見聞本非有也而生于其思故謂之思成　綏安也　陳式曰綏有固結義思之既成常恐恍惚不定故期有以固結之也　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

也不至必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而格者惟我烈祖斯湯孫之心安矣故曰綏我思成　陳暘云鼓所以作樂者也鼗鼓所以兆奏鼓者也言奏鼓則鼗從之矣言鼗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者蓋鼗鼓必待奏了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鼗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　孔云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器而言　鄭云磬玉磬也　郝氏云玉磬在堂上鼗鼓管在堂下故曰依記曰磬以立辨辨故難諧磬聲諧則八音諧矣　鄒氏云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和平

毛云大鐘曰庸　朱註上文言鼗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　斁說文云解也鐘鼓有斁謂樂闋時也　萬舞名三代之舞皆名

萬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　奕大也美其綴兆之衆大也在商為大濩在周為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　此時樂已闋而將迎牲矣舞者皆立其行列以待行禮而舞也　朱註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于虞曰虞賓在位于周曰我客戾止古聖人于宗廟以得客為重　夷悅也　鄭云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悅懌乎言悅懌也

對今皆謂古進古言昔則昔人在古之前先民謂聖人也有作作為祭禮也執事謂執廟中之事也言自古昔聖人其于將祭之前及祭而行禮惟此恭敬耳　孔云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恭恐禮行既久而式有懲也　黃佐云商人尚聲牲猶未入樂三闋然後備禮物蓋時制也故此詩以樂舞悉數于前而溫恭有恪之言始見

季氏云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衆烝嘗以見其餘　秋冬將奉也

愚按於赫湯孫赫兼威明二義言湯孫清明在躬其威神足以懾伏在廟之人而湯孫方穆穆然聚精凝神于厥聲之中與祖考相接對也惟穆穆所以益有赫也　夷有頹惰之義初祭時人皆莊敬及樂闋而漸以懈矣夷者莊之弛也懌者敬之衰也二字正與下大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相對亦不夷懌謂能始終不懈也　朝夕自將祭以至祭畢也執事自迎尸以至送尸也温恭于無事時言有恪在有事時見　上既言予下變稱湯孫者謂予非他人湯之孫也一氣感通不為非類之祀寧有不顧者乎上丈思成即思湯也

那一章章二十二句　按閔馬父引自古四句為輯之亂韋昭云輯成也凡作篇

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後或據此分作三章

愚按古樂府體一章之中亦有亂仍從舊

烈祖 序曰祀中宗也 鄭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郝氏云成湯至于太戊七世矣商道寖衰太戊修德中興遂號中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殷祖成湯宗太戊武丁此祀太戊之樂歌也前篇專言樂此篇專言味祖遠難格故術之以聲宗近易感故侑之以食朱註此亦祀成湯之樂 何氏謂肜祭成湯也肜祭者祭明日又祭之名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竹書載武丁二十九年肜祭太廟有雉來皇王大紀載高宗祭于成湯有飛

雉之異書序及史記皆言飛雉升鼎耳而呴通志稱祖已訓王後武丁責躬思道三年編髮重譯者六自是章服多用翟羽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修德而報之疾也

愚按前篇言樂此篇言味而味止于清酒和羹益見殷祀之尚音不尚味矣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耉無疆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朱註賦也毛傳缺　朱註烈祖湯也秩常也申重也祜福也爾主祭之君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　何氏云斯所謂烈祖神之所在指祊而言說文訓祊謂門內祭先祖所以彷徨也蓋正祭祀畢神可以歸矣孝子未忍其遽歸也故于明日又設祭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則于門內以求之亦意神之當依依于門內而未遽去也　申錫二句是倒句法曰庶其及爾神之尚在此處而重錫我以無疆之福乎

載謂載之于尊酤說文云一宿酒也　思成義見那篇祭義云祭之明日明發不寐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是也　朱註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名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戒夙戒也平猶和也鬷中庸作奏奏族聲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　毛云鬷總也鄭謂來助祭者至于設薦進俎總升堂而齊一皆

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無爭訟者眉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三者皆壽徵也約軧錯衡解見采芑篇軧衡以諸侯所乘之車言八鸞以諸侯所駕之馬言 歐陽子云以假以享者諸侯既至而助享也 我指湯孫也自先祖而指主祭者曰湯孫自主祭者而言曰我曰予 陳偉云諸侯助祭得人也降康穰穰得天也

黃佐云上云賚我思成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曰降福無疆至此又曰顧予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愚按那云綏我思成蓋未祭之先齋而思之既已成矣惟恐其去來不定故有以綏之此云賚我思成則祭之明日精神未散思之即成 故以為神賚之也合觀二語以為明日之又祭固是 戒者戒廟中執事

之人也平者人與事皆相宜也既戒則奏格無言既平則時靡有爭　將猶率也溥天之下皆率之以祀先王即上文以假以享謂湯孫能以之也曰受命溥將言非我所能將我有所受之也　上文以格以享謂人心歸也湯孫得乎人心故能以之下言來格來饗謂天意順也烈祖合于天意故知來也　此篇祝望無疆者三自湯以來至武丁凡五遷國國勢殆者數矣又自大戊而外多享年不永故詩人拳拳以此禱之厥後武丁在位五十九祀歷數世而不遷果應無疆之頌矣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輔廣云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與序謂祀中宗也朱子謂未見其為祀中宗也

愚按篇中有申錫之語似是祭之明日又祭所謂繹者是也則以為高宗之彤祭有據但未定其祀成湯與祀中宗耳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　按中宗十三傳至武丁而商業又寖衰武丁恭默思道乃復中興號稱高宗頌高宗而推本祖德所以表中興也　鄭云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愚按鄭氏謂高宗崩合祭于太廟所謂大祫也祫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陳諸太廟合食茲特舉其功德不祧者誦之細玩篇義序以專祀高宗為是誦其能繼湯以殷中興也盛稱宅殷之善言自玄王封商早有芒芒之殷土待其宅以興王故湯雖居商丘而會諸侯于景亳以有天下是殷為湯受命之地自生

商時已命之矣故曰古帝武丁繼湯之武仍以殷中興足與湯比烈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鄭云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　蔡邕月令

章句云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　宅居也芒芒大貌　孔云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亦言大也　朱註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史記云湯曰吾甚武號為武王　愚謂即長發篇帝立子生商之帝也湯之受命早已命于生契之日矣　陸燧云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湯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侵擾也

毛云九有九州也　孔云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也　王制註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先后當指盤庚湯後八世居亳其后五遷皆在河北而圮于耿岌岌殆矣盤庚復還于殷而國始定盤庚初號商遷殷後始號殷稱商之先后明殷之本商也其遷殷天命之也盤庚之遷亦惟保其不殆耳而中興之業乃在武丁之為孫子也

朱註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　鄭云十乘者二王之後舉諸侯之尊者言之

邦畿即指殷邦千里為畿所謂居重以御輕宅中以圖大也惟民所止言民志定于此不復有遷徙之患

隮說文云始開也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竟域也

景山名即殷都之山殷武篇亦云陟彼景山景亳因景山得名在今雎州盤庚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山即景山也　朱註員與幅幁義同益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面皆大河也

愚按契為受封之祖故謂生契為生商然繞敘生商便接以宅殷殷商並舉以明湯由商興武丁以殷興也　芒芒雖訓大亦有草昧之義契始封于商地在上雒其後子亥遷殷為有易氏所滅契幾不祀上甲

微能滅父仇復其故土宅居于殷亂亡之餘人稀土曠芒芒可想見也此一語當指上甲微　楚語椒舉曰湯有景亳之命景亳即殷也湯雖居亳仍會諸侯于殷猶周都鎬而頒封猶在豐廟正域四方豈即景亳之命為諸侯正其封域耶　方命方字承上文四方方字帶下猶匡工篇將受厥明接以明昭上帝皆截上一字為起語也此言湯以正域四方之命命厥后厥后受命則九州之地雖為諸侯有而皆承湯之命即湯已奄有之也　商之先后即指湯也湯雖居商丘而會諸侯于景亳以有天下是殷為受命之地也其後五遷河北而圮于耿商之命岌岌殆矣迨盤庚遷殷武丁因以中興而始轉危為安使湯命不殆以武丁為之孫子也　殷遷于盤庚而興于武丁在者由前迹叙而及之也　湯名履號武王武丁名昭而稱武丁豈亦其號耶湯與武丁皆可稱武王蓋能繼湯之武也惟其武靡不勝所以諸侯服從至今皆來

助祭其廟也　自此以下皆贊武丁中興之功上大稱湯烈祖所以引起之也變四方言四海者必武丁中興之後疆土更拓于湯時也據沈約謂高宗與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此不足信江黄于景亳豈可謂之東乎東方近海最廣沈説獨遺之何也　二節皆稱殷建都之得地也上言維民所止惟其宅天下之中民心輻輳又以便四方之朝會也下文來假祈祈祈祈舒遲貌言助祭之諸侯道里既均舒徐續至無取奔命也景員維河此言形勢之壯武丁受命于此地百姓安之諸侯便之後有形勝可據益無所不宜也曰殷受命咸宜以贊殷土亦以贊遷殷之功也百祿是何為主祭者祝願之辭

春秋傳何作荷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為祀高宗也朱子謂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

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至集註復泛稱為祭祀宗廟之樂豈因殷武篇為祀高宗之詩不欲重出耶則那與烈祖何以皆為祀成湯耶商頌散缺僅存十二篇而又亡其七存則錄之矣

長發　序曰大禘也　蘇氏云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　朱註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　郝氏云大禘即祫也故雖周禘也并頌烈考文母此商禘也并頌玄王相土成湯及卿士蓋追配遠祖則子孫咸集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朱註賦也毛傳缺 濬深也哲知也 長久也 敷
說文云布也猶分也書曰禹敷土蔡沈謂分別土地
以為九州是也 方四方也尚書序云帝釐下土方
毛云諸夏為外 孔云對京師為內也 言禹治水
之後分別土地定其方域自京師之外凡可建為大
國者區畫其疆界以待有功者之受封也此為封契
發端之辭 毛云幅廣也隕均也 隕當作員員謂
周也 朱註有娀契之母家也 史記桀敗于有娀
之墟按其地
在陝虢之間

愚按濬深也遡源及流之謂濬濬哲言知足以窮其
源也祥即玄鳥之祥商受命之符蓋兆于此其由來
也長矣商尊契為大祖首節專叙契母之所自出猶
周之尊后稷而推本姜嫄也 方四方也如方里而
井為方百里之類皆取其方也禹既分別九州各于
其地方其土而立之國外此之大國勢有不能方者

亦從而疆之聽其幅隕之長而已有娀則外國而方大者也上五句皆爲有娀發端葢尊契母必稱其母家以出于大國爲足重也帝上帝也有娀之子簡狄也立猶植也玄鳥降祥即帝植之矣　商周之祖所自出者皆帝嚳也周詩但頌姜嫄商詩亦頌有娀是未嘗及嚳葢推本二母則其所自出之帝不言而自見然據魯語展禽所云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此又不可解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　孔云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爲契明矣　朱註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稱桓武也撥治也　撥昏而使之明撥亂而使之治皆撥也　桓通作和漢書註云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酈

道元讀尚書桓夷底績桓亦為和桓撥謂和以撥之即舜所云敷教在寬也　鄭云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達即百姓親五品遜教化無所窒礙之意　率循也履禮也發應也　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　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是謂乘馬之法據竹書則相土已刱于夏后氏之世矣　烈烈威也截整齊也　何氏云海外之與海內華夷之限也自乘馬法行兵威大振彼海外蠻夷之國界限截然毋敢軼者故曰有截也

愚按發者奮起之意率履不越以身教也遂視既發言民視傚而興起也曰遂曰既速化之辭　契始封商在上雒至相土遷於閼伯之墟以主大火所謂商丘也厥後湯以亳與其地即在商丘東南是開商基

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故商人祀契為始祖其次即祀相土為不遷之宗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齊等也至于湯亦不違帝命與契相土等齊也　蘇氏云齊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　朱註降生也言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　躋升也聖敬而日日躋盤銘日新又新是也　毛云九圍九州也式九圍所謂表正萬邦未便是為天子也下二節正式九圍之事

愚按自湯以上契與相土皆能順天之命不敢有違至于湯則德足以配天湯心即帝心也故曰齊也湯當夏桀之時人怨天怒已甚應期而生帝欲湯之代夏急矣而湯方以敬止存心日進不已其敢有非分

之覲爭以此日躋之敬為上帝所鑒故且緩其代夏之期而先命式于九圍此見帝以湯心為心也遲遲與不遲相對不遲者降湯之帝心而遲遲者昭格之帝心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毛云球玉也　挍禹貢雍州厥貢球琳虞書曰戛擊鳴球球者玉磬之名禮玉藻篇曰笏天子以球玉則玉可以為磬亦可為笏也　鄭云小球尺二寸圭也大球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　竹書載夏桀二十三年釋商侯履于夏臺諸侯遂賓于商詩言受球受共皆此後事也　毛云綴表也旒章也　說文無旒字本作瑬垂玉也兒飾故毛云章也或謂之繁露言其狀也若

旂旗之垂者則名為斿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則以湯為冕下國諸侯為旒綴之取其相繫屬之意　鄭云競逐也不逐者不與人爭前後也　絿朱註緩也不競不絿以交鄰國言不剛不柔以布政于本國言優優寬裕之意　遒説文云迫也言多福來迫近之如富貴迫人之意

愚按旒以比下國諸侯而湯為之綴綴于冕也率諸侯以上奉其主使相聯屬是為綴旒　遒正與優優相對湯意愈緩而天意愈迫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禄是總

鄭云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　共通作供左傳君謂許不共即此義　何氏云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受小共大共者謂將征伐四方小大諸侯皆來供給如卒乘器具糗糒芻秣之類也觀下文敷奏其勇等句可見上章言諸侯來聘問此章言從征伐皆所謂帝命式于九圍也　毛云駿大也厖厚也　駿通作峻說文云厖石大貌為下國駿厖言下國諸侯恃湯以安如倚磐石也　齊詩作駿厖謂馬也猶云為下國先驅耳　龍通作寵　敷奏指下國從湯征伐者小大分布以各奏其勇功　戁恐也竦懼也不震不動二句孟子所謂歸市者不止耘者不變也　戁通作赧爾雅疏謂面慙曰戁竦通作悚說文云懼也謂湯出師有名故無愧作亦無恐懼總聚也下國安危之責萃于湯則天之祿亦萃于湯矣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云武王湯也詳玄鳥篇　此章述湯伐桀之事蓋至是始為天子也　旆蓋續旐之末為燕尾者左傳晉治兵建而不旆已而旆之諸侯畏之將戰則旆也載之以待戰而建耳　朱註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說文云虎行貌虎之行競競然有威故謂敬為虔史記言夏桀為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然則載旆專為伐昆吾夏桀紀事韋顧既伐特追數之耳上章敷奏其勇則伐韋顧之事也　朱註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　歐陽子云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　遂達從蘖字取意勾則能遂萌則能達莫之者阻之也九有九州也有截謂九州諸侯截然判斷不與三蘖相通　鄭語史伯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則夏滅之彭姓

豕韋則商滅之昆吾顧當是既滅于夏而復立之亦猶豕韋為商所滅其後世仍為商伯古五伯所謂商有豕韋是也　自帝命不違至此皆紀湯事　按長發自契外獨舉相土以及于湯其他皆不之及此祭法所謂二祧也凡曰祖廟者始祖也始祖而下四親而上于廟以次當毁擇其中之有功德為二祧益百世不毁者合始祖二祧與四親廟共為七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所謂觀德者指二祧而言也商二祧猶周文世室武世室但商合二祧為七廟周除二世室為七廟耳

愚按商太甲為太宗大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三宗皆别立廟在七廟之外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業危也　朱註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代中衰時與　按殷侯振為有易所殺上甲微復國未久復返商丘皆震且業也不然何至湯僅有七十里乎　蘇氏云信矣天之予商也降之卿士而後商室以興　一說降于卿士謂湯屈已以下賢所謂學焉而後臣之也　君奭篇云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止是一人一稱其名一稱其官也　上云實維者指其人下云實者指其功左右謂佐湯敷政奏勇以伐夏救民也　此言禘于太廟而以伊尹配享也周公時命成王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其典實彷于此　何休云禘所以異祫者功臣皆祭據盤庚篇告有位之辭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篇正功臣配享之事當為盤庚世作

愚按尹為商宗臣非徒功臣也當湯崩嗣君早世太甲失德尹放之而自攝政俟其改過自新足以繼湯

乃使復辟卒稱太宗使湯之後無尹
商之為商不可知矣尹之從祀何疑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楊氏曰詩頌長發為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乎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乎

愚按周頌亦未嘗及乎帝嚳豈周頌無禘之樂章乎意者始祖所自出之帝與天同為至尊不可得而頌但頌其配之者而已周頌思文郊詩也亦祇頌配天之后稷未嘗頌天也然此篇首言長發其祥已隱然推其所自矣朱子疑為祫祭則天子夏秋冬三時之祭皆祫其以功臣配享惟在祫烝耳周禮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衛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亦謂配享于烝祭也此詩以為祫烝亦可但彼乃周禮而殷禮别無所考惟據盤庚大享之言與此詩序

參之禘之
說為是

按禘之名義有三一曰時禘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及周改春祭曰祠夏曰礿惟烝嘗如舊而以禘為殷祭則時禘之名至周而廢一曰吉禘謂喪畢即吉而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若竹書之吉禘于先王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是也一曰大禘爾雅以為大祭禮大傳篇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商周以稷契為始祖而稷契之所自出則嚳也　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羣廟宋儒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則配之者始祖一人而已故朱子疑長發廣及羣廟並為祫祭之詩　馬端臨謂大傳首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

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據此只共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禘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其先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其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也　何氏謂禘之為言諦也諦者審也說文謂諦審昭穆也而夏祭名禘者天子四時之祭自春禴礿而後其三時皆祫禘為時祫之始則三昭三穆在焉吉禘之名禘者亦為新入廟之主將以其班祔二者之義皆取辨其昭穆也然則大禘之禮祭其祖之所自出于始祖之廟七廟之主皆在明矣　又據大傳大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是但據見在五廟三廟而言以此例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惟以見在七廟之主配耳所謂未毀廟之主也若夫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皆祭于太祖則謂之大祫然大

祫雖及于毁廟而不及于太祖之所自出則其禮差小于大禘故曰禘大而祫小也大禘與郊並重故國語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謂禘郊不過繭栗是也　祫又有小祫謂之時祫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是也其所合祭者惟及未毁廟之主大抵大禘之禮重于大祫追遠祖也大祫之禮別于吉禘隆合祀也吉禘之禮廣于小祫叙新主也小祫之禮異于犆礿嫌黷祭也吉禘獨新主為然小祫則每歲皆有　劉歆謂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曽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

按歆云大禘則終王者謂每一王終新王即位則行大禘之禮蠻夷各以其琛貢來助祭也

愚按馬説甚核因思魯禘亦只是祫祭特賜以禘之名耳故詩書未見言魯禘其祖之所自出為何

人也魯禘與嘗並舉即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皆時祭也周升夏禘為大祭以礿當禘而以禘為殷祭然則周賜魯以禘牲用白牡亦猶待宋之禮客而不臣耳而魯亦有大祫之祭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儒謂五年而再殷祭者三年而祫五年而禘也宋儒楊氏謂殷祭指大祫也五年再舉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耳愚謂五年之祫魯之所謂禘也亦猶諸侯之祫上及其太祖而不能推其所自出之祖魯特以禘為名也

殷武 序曰祀高宗也 按史記武丁脩政行德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立其廟為高宗 朱註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 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劉歆謂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有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茍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于太甲曰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何氏云當祖庚時武丁于七廟中正為考廟今如為武丁別立一廟則是考廟虛主也若謂祀武丁于考廟又別為武丁自立廟則武丁有二主矣以愚意之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而虛其新廟及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于新廟與七廟同享祀為百世不遷之宗斯不與羣祧等耳

愚按周家文武二世室剏自周公文武正在七廟之數二世室亦虛以待也但商既以相土與湯為二祧即周之二世室矣三宗之廟正如朱子所云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昭穆之數耳何氏以與考廟二主為疑則周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未聞別設主也豈祭時遷主以往祭畢仍歸廟耶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註賦也毛傳缺　毛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　孔云荆是州名楚是國名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　嚴氏云禹貢有荆州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　朱註殷武殷王之武也　鄭云有鐘鼓曰伐罙冐也　山巘曰險水隔曰阻泛言則通用　裒聚也　呂氏云裒荆之旅謂入其巢穴其衆無所適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栖于會稽之類也　有截其所謂王師所在截然無敢犯之者猶常武所云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　湯孫謂高宗言無媿為湯孫也下文曰昔有成湯曰商是常本此　竹書夏桀二十一年商師征有雒克之遂征荆荆降則奮伐荆楚固成湯已事爾　易曰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　竹書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則鬼方與荆楚明非一國　愚按鬼方大抵在荆州之地山林險遠不時出没為中國患而楚人僄勇輕悍好亂相倚以煽動者常也克鬼方使荆楚失其險阻之恃伐荆楚使鬼方絶其窺伺之路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紀高宗因荆楚聽命而諭告之辭也　季氏云詩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盤庚既没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北如春秋時楚之凌虐陳宋也北亳即宋地也　公羊傳云楚有王者則先服無王者則先叛　鄭云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言為辭教所加正朔所及也　氐羌乞姓

孔云氐羌之種後世仍存在秦隴之西漢隴西郡有氐道羌道今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氐羌觀下文莫敢句可見　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守定獻令則氐羌其先至者　享獻也世見曰王　孔云謂其國嗣王即位乃來朝也　常猶云故事也曰者氐羌相謂之辭　承湯言故曰商　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于商邑之吭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夷未能以為內而不可以為外先王固欲梁國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此下二章紀高宗戒勅諸侯之辭蓋因荆楚既服而遍勅之也　朱註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　設都于禹之績鄭云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故云然　歲事鄭云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　予高宗自謂也適適作謫禍重而謫輕言爾為歲事而來者其必毋為我所禍謫惟勤于民事使民稼穡不怠則禍謫可免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鄭云降下也謂天既命爾為諸侯則時時下而臨視之　不僭不濫二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左傳蔡聲子引此詩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遑暇也暇義與怠

近不敢怠遑猶言刑賞之法不敢假借也　說文云怠慢也遑急也何氏謂不敢過寬而失之慢若借于賞而無罰是怠也不敢過急而失之猛若濫于罰而無賞是遑也或賞或罰總之以民事為斷

愚按此承上章申以勤民之戒也言天意即在民心天既時時臨視而下民之視聽更有嚴于天者敬民斯以敬天也　下國衆諸侯也言我以此命爾下國者誠望爾諸侯之小心免于禍謫也如是則設都禹績以封建爾者爾之福也不則禍隨之矣福與上章禍字相應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云商邑京師也　翼翼整飭貌極表也按極者屋脊居屋之中故以為中　言昔成湯所居為四方諸

侯之所取中今高宗之所居猶是也　厥聲承上章命于下國言赫火盛貌洪範五事言屬火故曰赫赫　厥靈承首章奮伐荊楚言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故曰濯濯　書無逸篇云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可謂壽考矣　寧安也李氏云言天下治安也我後生謂後高宗而生者指時王作廟者而言

愚按湯都南亳為商高宗都亳為殷篇首已稱殷武而此云商邑謂武丁承成湯之武以盡復成湯之舊則今日之殷都即名為商邑可矣名商邑者所以表商之中興也　壽考則經營必周而貽謀子孫者必厚子孫之所以崇報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

楹有閑寢成孔安

此章專言作廟之事　景山即北亳之山也景亳因山得名為湯所盟地今腓州有景山　毛云丸丸易直也此指松柏之本身言下文為桷為楹皆取諸松柏也斵者截之于所生之地遷者徙之于造作之處

朱註方正也謂正以繩墨也斵謂削以斧斤也

毛云虔敬也　孔云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　穀梁傳云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之桷斵之則斵正指桷而言　孔云桷者椽也　梴長貌旅陳也朱註衆也說文云閑闌也陳列衆柱　似處處皆有閑閑　楊森云猶今之檐柱加閑干也　一說閑者不過其度之意　朱註寢廟中之寢也　按高宗功德盛大今特為別設寢廟與大宗大甲中宗大戊號為三宗既成則人心甚安猶閟宮篇云萬民時若也

愚按孔安就百世不遷而言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按詩為立高宗新廟而作而序云祀高宗也申培說帝乙之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

愚按史記武丁之廟已立于其子祖庚之時豈高宗殁即祀于新廟而歌此詩耶何氏以為雖別立廟而武丁仍居七廟中俟親盡當祧乃遷主于新廟以為百世不遷之宗若然則新廟虛設何以有祀廟之詩豈當時既稱宗不云考廟耶商制不可考未可以周禮相律也謂詩作于帝乙之時亦無所據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田間詩學卷十二